

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定公經傳第十補注第二十三
弟公亦襄公子昭公

卽位十一年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孫詳補

元年春王三月也徐邈曰案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

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

以謹仲幾也補曰凡執史皆書月而此之仍史文書月

者其義不從執起徐注是也或疑執仲幾若適在正月

又此年或竟春無事豈得無正此皆文外巧辯非所疑

也舊本三月二字退在下晉人上以王字斷句與桓元

年同誤今改正之并移下條徐注於此公羊此年亦以

千字斷句孔正不言正月定無正也補曰言十二年無正

廣森本改正不言正月定無正也補曰據莊昭公之終非正終也

有之猶定之無正何也補曰據莊昭公之終非正終也

死在定之始非正始也補曰始謂即位即位者一國之

外故正凡元年之正月爲即位書也莊雖不書卽位而

故無正凡元年之正月爲即位書也莊雖不書卽位而

正月實卽位故桓非正終而莊猶正始是以有正月而

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補曰上言非此言無則此謂春

始之際因事見義昭無正終之文故定亦無正始之文

明後君當念先君不得安然自正其位也凡非繼正為

君者有正月則以不書正月為義言不敢同於正始也

無正月則以不書正月為義言不敢同於正始也

即位喪在外也補曰此又承上定之始非正始也

言即位之理也傳申言此者因以見即位之文史所本

無君子更為去正月以著義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師晉執人於尊者之側而不歸京

本杜預也疏曰溥氏駁云仲幾之罪自當委之王吏非

晉人所執故傳云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

譏無所歸晉執曹衛在他處並可言歸若晉人執仲幾

于京師復何得言歸于京師若如此論何以通乎范荅

云晉城成周宋不即役晉為監功之主因而執之此自

晉人之事安得委之王吏傳當以執人於尊者之所而

不以歸於王之有司故譏之非言其不可以執晉執曹

衛之君各於其國而並不書國者以其歸于京師故也

今執仲幾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效若使歸于京師與執諸侯同是君臣無別也今直以執在京師不可言歸此義猶自未通上言城成周序仲幾於會此言歸于京師其言足證天王居于狄泉在畿內而別處若上言城成周下稱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具見執之異處而歸天子今晉人於尊者之側而執人自治於國故春秋不與其專執地於京師文烝案此條左傳與經違異杜作注又自異其傳而語殊不安范用杜而力申之皆節說也今備錄以見其失當以此大夫補叔元義為長○撰異曰此幾公羊或作機此大夫補曰文承上城足明其為晉大夫此字下各本衍其字今依唐石經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俞皋築傳釋義本刪其曰人何也微之也夫相執無稱名之例因此見正義大夫相執不書書則微之見伯討失何為微之所故傳云云非謂大夫相執得見於經

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王有司今晉大夫執人於

尊者之側故地于京師不與大夫之伯討也諸侯執人以見尊稱人以見微稱人以見伯討也諸侯執人伯討者伯討宜施諸侯若大夫則不得也李廉曰此條

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亦不與以伯討文烝案公羊謂仲幾不衰城與左傳同衰謂差次受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補曰左傳曰

逆公之喪于乾侯喪及壞饋公子宋先殯然後即位也

入從公者皆自壞饋反六月癸亥云云殯然後即位也

周人殯于此句解經已了下文反覆申明之定無正見無

辰卽位此句解經已了下文反覆申明之定無正見無

以正也補曰無以正者正月踰年不言卽位是有故公

也謂昭公在外故補曰故猶舊也正月不卽位則不言

上公字蘇言卽位是無故公也補曰文公成公等正月

轍得其意言卽位是無故公也補曰文公成公等正月

復故公矣此戊辰之文卽位授受之道也先君見授後

與彼相當解下公字也卽位授受之道也先君見授後

棺在殯乃言卽位補曰位者先君所授後君所言先君無

受起下四句意也注非也此自通凡卽位者言先君無

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補曰申上踰年先君有正終則

後君有正始也補曰申上言戊辰公即位謹之也補曰謂謹

日公羊曰即位不日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補曰謂謹

此何以日錄乎內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據未有戊

而時義有別理有所見必有意故曰不可不察見

辰之日然後即位也補曰言其遲緩癸亥公之喪至自

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去戊辰六正君

乎國然後即位也諸侯五日而殯今日君始死之禮治

也正君乎國卽下引沈子正相極沈子曰正棺乎兩楹

之閒然後即位也以明卽位必於殯沈子曰正棺乎兩楹

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斂始死於堂

始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斂始死於堂

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

基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

講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

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文烝案上傳言殯

然後卽位謂五日殯而成服也而此言正棺兩楹之閒
以三日夷而經爲節者蓋沈子大概言之耳鄭君以爲
正棺卽殯故雜記注曰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
閒尸亦俛之於此皆因殯焉殯必於兩楹之閒魯有王
死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孔廣森曰周
人殯於西階之上殷禮注曰殷朝而殯於祖而左氏說
天子故多雜法也鄭禮注及孔說俱有理故並述焉書
喪殯廟卽殷法也鄭禮注及孔說俱有理故並述焉書
顯命成王以四月乙丑崩于路寢大保逆子釗不言逆
王至大斂之明日癸酉布設既畢將授册命始稱王麻
冕黼裳由賓階陞及受册命畢乃稱王出在應門之內
白虎通以爲既殯而卽編體之位也然則殯而卽位者
天子亦然明魯他公皆然但他公值事之變後卽位之
又有元年正月卽位之事定公值事之變後卽位之禮
喪次之嗣位遂正廟之君位是日改殯之節杜預釋例曰
昭公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年其說也公羊曰正棺
年卽位之禮因以此年爲元辰之說也公羊曰正棺
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以戊辰之說也公羊曰正棺
於兩楹之閒然後卽位沈子曰當讀爲乎國然後卽位
與此文互異俞樾語子彼定字亦當讀爲乎國然後卽位
四時史記作異俞樾語子彼定字亦當讀爲乎國然後卽位
也公羊與穀梁文雖互異義實相同古經師口授但求

大旨之無乖不斤斤於字句間如此何

休既失定字之讀孔廣森尤不然矣

如公夫人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補曰問凡正

薨葬之禮以不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補曰元年即位必在三朝

詳以不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補曰怪著之也

月是明其為朔矣本非此則其日何也補曰怪著之也

日不見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補

無以見其危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得先君未殯則於此危

文又因見其義者下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

諸臣乎以輕喻重也雖為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周

人有喪魯人有喪補曰疏曰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

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

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親之曰弔周喪必諸侯自

不弔疏曰既殯君乃奔喪也先殯其父後奔天子喪者亦如是伯禽越紼赴金革之重不拘此例文烝案傳以魯至如魯事不知其當何王何公觀此傳則知經所書葬或夫人述魯者非禮又因知會葬亦當親往而經所書葬或夫或卑者皆非禮矣五經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諸侯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慎案易下邳侍其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周道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周道無愧于不往補曰鄭君詩箋曰下猶後也成君至尊也康周道之盛左傳曰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公補曰定公弟以弟繼兄猶以子繼父其義不異也自周人有喪至此又申上未殯四句意前篇言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義斷思也此言君雖至尊不敢去父殯而往弔恩掩義也考諸喪服傳於天子於君妻於夫妾於君皆曰至尊也於祖父母於曾祖父母亦曰至尊也於母對至尊言曰私尊也於妻曰至親也凡尊親之理

以是而推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補曰左傳季孫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

墓方苞以爲昭亦書葬則隱閔之不葬非舊史以葬不成禮而不書明矣

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

補曰重釋例者將詳論雩道故重釋以發端

秋大雩

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

冬禾稼既成猶

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嫌當須雨故問也補曰雩字下之字上各本又衍雩字今依唐石經余本張洽集

註俞舉集傳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

釋義本刪正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

生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是也言秋百穀之潤澤未盡也人力未盡謂耕耘之功未畢補曰明凡書

秋者皆 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

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

補曰艾稷也疏曰是月不雨則無及者謂八月求雨而

而得之則書雩明有所及故也是月雩不必有雨而曰

無及者人情之意欲其有得故以兩月請是年不艾則

無食者指謂九月之雩雩而得雨是年有食雩不得雨

則書旱則一歲無食故曰是年傳於仲秋言雩之必

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

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禮無以立

禮之行以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

辭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

之補曰舍釋也去也除也置也案此與乞為重辭求為

問今人陳乞恩例以為本分曰只為而今道慣乞字因

問陳乞封父祖如何曰此事體又別讀傳宜知此意

馬請哉請乎應上公補曰疏曰魯與天子同雩上帝上

故言請乎應上公天尊不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

敢指斥故請其屬神也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

陰陽曰神相似而異風俗通引傳曰神者申也怪者疑

也申卽信字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道之謂君

明無可疑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誘不

其禱辭曰命願撫萬民以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卽請

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卽請

辭也補曰案成七年疏曰鄭釋廢疾去冬及春夏春

秋說考異郵三時唯禱禮無零祭之事唯四月龍星

見始有常零耳故因載其禱請山川辭云與此注七

句同唯大旱作天旱何誘作何依此疏曰考異郵說僖

公三時不雨禱于山川以六過自責又曰方今大旱野

無生稼此注所云其禱辭或亦用之故引以明之耳

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猶託

寄補曰再言是以重之者前通論請道之重此專指君

親請禱之重案傳惟言八月九月爲零之正不言孟夏

之雩者龍見常祀非是早雩經無書六月雩者故傳亦

不及也疏曰聖人重請請必爲民之本務在於春夏

春夏所穀必先嚴其犧牲具其器物謹脩其禮冀精誠

有憾故一時盡力專心求請不得失時時在孟夏

之節是月有雨先種得成茂實後種更生故重其

時時過以至於八月九月乃是脩雩之節也

立煬宮

魯煬宮伯禽子廟毀已久補曰案史記立者不宜立

立煬宮伯禽子廟毀已久補曰案史記立者不宜立

者也

補曰

疏曰

重發

傳者

此不

日與

武宮

異故

發之

范

書時

刻梅

功重

故錄

月范

苔薄

氏云

考宮

書月

比丹

楹

為重

武宮

書日

者范

云始

築之

事揚

宮不

日比

武宮

為

輕此

例以

宮言

之也

立廟

之例

以立

言之

在不

宜立

中

立公

九月

楊宮

有文

烝案

左傳

昭公

出故

季平

子禱

于揚

書曰

大豆

保歲

易為

宜廣

雅小

豆別

名苔

也劉

向以

為

周十

月大

豆保

歲易

為宜

廣雅

小豆

別名

苔也

劉向

以為

出君

出在

臣下

之象

也○

撰異

曰菽

左氏

未可

以殺

而

又作

叔陸

清纂

例木

作叔

云公

羊作

菽

未可

以殺

而

殺舉

重舉

殺草

可知

可殺

而不

殺舉

輕亦

顯儻

三十

年

隕霜

不殺

草是

也補

曰其

曰菽

舉重

也補

曰申

言以

結

重發

傳者

各有

所主

也其

曰菽

舉重

也補

曰申

言以

結

文不

同故

范特

為一

例文

烝案

傳釋

二文

甚明

公羊

皆

謂之

記異

此是

災菽

而以

異書

以為

異大

乎災

何休

遂

以為

獨殺

菽不

殺他

物

以異

書以

為異

大乎

災何

休遂

杜誘

引集

義曰

誤也

杜誘

引集

義曰

誤也

杜誘

引集

義曰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

魯稱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鄭君曰言如天

子之制也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

三門與此經雉門即桓三年傳之闕門謂之闕門者以

此門兩旁有兩觀故也兩觀亦即周禮左傳之象魏以其

雙闕雙闕即兩觀也兩觀亦即周禮左傳之象魏以其

中央闕然爲道而其上懸法象狀巍巍然高大使萬民

觀之故曰闕曰象魏曰觀也亦即禮記之臺門亦曰門臺

門臺蓋兩邊築闕爲基基上起屋謂之臺門亦曰門臺

也公羊裁子家駒對昭公以魯兩觀爲僭天子禮何休

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準

此言之魯雉門既如天子制而兩觀又直僭天子也何

氏說此經以爲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定公不去其失

故天災之疏引劉向云雉門天子之制今魯過制故致

天災說與何同劉雖不言兩觀爲僭當亦不異公羊也

○劉敞以爲天子亦三門戴震申之謂天子有皋應路

諸侯有庫雉路皋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路

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不曰雉門災

名殊其等門數則同皆三朝皆三門也

其不曰雉門災

其不曰雉門災

卷之三十三

七

及兩觀何也

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嗣

災自兩觀始也

不以尊者親災也始災者兩觀也鄭嗣

使若兩觀始災者不以雉門親災補曰公羊曰主災者

及大也何休曰門為其先言雉門尊也欲言兩觀災

主觀為其飾故微也雉門起故不得言雉門災及兩觀

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也鄭嗣曰欲以兩觀親災則

經宜言兩觀災及雉門而後言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

故不得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

在兩觀下兩補曰春秋辯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鷄以詳略

休同也劉錡曰春秋辯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鷄以詳略

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遂矣尚

書則覽文如詭而尊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補曰月者重其作何休曰月言

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災而更脩嫌與作南門

異故發傳

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

不正謂更廣大

以同之

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改舊雖不合正

門親新作之下

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補曰左氏賈逵注曰刺

己劉炫謂公以六月卽位此年便往於事未爲緩晉何

以辭之此後更無謝罪之處明年會次依常乃復之意

不可縣知劉說是也但其事不可知其義則亦常以恥

之爲義從著有疾之例也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疏曰

昭公四年如晉并有疾爲五皆不月公不入晉則無危也

危懼之意猶數數脩朝於晉晉雖不受朝公無危懼之

理今定立三年始朝於晉晉責其緩慢不受其朝公懼

而反非必季氏所譜公有負於晉而心內畏懼故危錄

說爲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

○撰異曰三月左氏及唐石經公羊磨改作二月徐彥曰公羊穀梁皆作

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地名補曰當云地闕邾本子爵而喪未踰年亦稱子辭

窮則同也不日者哀元年何忌伐邾渝盟與昧同義也既不日又不月者蓋以昧是公盟此是大夫盟故特異

之○撰異曰拔公羊作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

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

召陵侵楚

補曰地而後侵疑辭也與襄同滕班在頓胡下與昭四年異月者義見昭四年注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補曰

以歸者不殺之也殺則書殺若君死於其位則但書滅

國舉滅爲重也滅卑國例月此日者爲以其君歸後文

許頓胡三國亦同也曹邾書入故或日或不日○撰異

曰姓左氏又作生公羊姓上有歸字後並同段玉裁曰

歸姓卽歸生也音義三

姓字皆音生一音如字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皋

救故補曰此當云鄭地注首二句本杜預齊國夏亦包

在內陸洧劉傲說非也○撰異曰皋鼬公羊作浩油陸

洧纂例公羊作浩由一事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

案鹽鐵論作誥聽

疑也公畏強楚疑於侵之故復者更謀也補曰疏曰案

前會不闕於後而云志於後會後志疑者楚當時爲吳

所困削弱易可得志今一會之中十有九國衆力之彊

足以服楚不敢深入淺侵郊竟則責諸侯之疑居然可

曉公疑於楚強是謂無勇故會盟二文並見魯公外內

之疑兩顯文烝案傳解經加言公及也凡前目後凡不

文言諸侯之大夫則內別出大夫名氏言諸侯則內不

別出公此通例也。僖之篇盟薄盟宋皆言公會諸侯其
上無公是後至之文。今此上既言公會又言公及一事
也。而再出公與後至書會之文不異。是明公志於後會
矣。公實不後而志於後者。其志有所疑。謂楚不可侵也。
上地而後。侵見晉之疑。此復出公見公之疑。內外互見
明會盟皆不足善其後。晉不救蔡。致使請救於吳。晉無
能甚矣。以王臣之重。十八國之衆。而從渝盟不日之例。
則春秋之意不可見乎。書及者。上言公會。明外爲主。故
此從以內及外。常文也。陳則通曰。自幽以後。伯主之大
盟。皆書會。天下有伯而諸侯始合也。至臯鼫書及天下
無伯而諸侯始散也。陳說亦得兼通。鹽鐵論曰。春秋存
君在楚。諸侯之會。書公。殆夷狄也。彼意謂侵楚有危。爲
公危錄。蓋用公羊家舊說。與傳異也。傳一事二字各本
誤作後一字。涉下二句而誤。義不可通。今依唐石經。余
本俞集傳。

釋義本改正

杞伯成卒于會

○撰異曰成公羊作
戊或又作戌音恤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補曰容
城楚地

秋七月公至自會

補曰此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實亦

劉卷卒

劉采地補曰此注贊劉敞曰何以不言爵畿內之

外諸侯嗣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

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文

與公羊言大夫不得世爵內諸侯祿外諸侯嗣皆王制文

世父祿賢則世位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左氏說卿大夫皆

云寰內諸侯也非列士諸侯故卒不言爵所以相別趙

之何以卒也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者謂之寰內諸侯

貢說虞夏之制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

里諸侯胡渭曰男始言邦則王官唯得以本爵自君其

稱邦可知天王崩為諸侯主也嘗以賓主之禮相接

能為諸侯主所以為賢補曰疏曰傳又云為諸侯而書卒

者賢之也賢之一文而義當兩用上言不卒而得書卒

書卒反覆二事皆是為賢故例復云賢之文烝案史書卒者彼來赴也彼來赴者以其嘗為我主也故君子取其義而傳明之也王崩為主者前此多有其卒皆不赴魯今此會盟相接近在本年情尤親故赴也不日者卒之已足加錄不復須日故略去舊文與王子虎同也尹氏亦為主而日者甫為主而即卒恩痛尤深故不去日也傳於尹氏曰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於此曰天王崩為主諸侯主互文而同義公羊於尹氏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互文之亦互文而同義公羊於此不於此曰我主之亦互文而孔廣森遂滋異解言王崩者省文也何休孔廣森遂滋異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補曰昭十二年秋晉此承楚

鄭公孫夏伐陳亦是狄鄭之後為平文也蘇轍曰晉雖棄諸侯而蔡未有國滅之禍輕重異也文烝案前篇秋

晉其義深遠但以滅不滅較輕重非經意○撰異曰罔公羊作罔虞公羊或作吳案古讀虞若吳

葬劉文公

補曰疏曰葬之者明亦為賢之有采地比之畿外諸侯故書葬文烝案以賢錄葬異之於尹氏

王子虎或尹氏王子
虎魯不會史所本無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

績補曰吳楚交兵楚主吳客反以吳及楚者吳爲蔡以

帥師不稱及楚囊瓦帥師戰又不稱及楚師戰但略稱

楚人敗乃稱師下出奔之乃見囊瓦名氏皆從城濮例者

皆順及文也順之者盈之也後有存楚文則此不嫌抑

楚或謂長岸以來楚復以書人爲例非也伯舉楚地○

撰異曰伯左氏作柏古通用舉公羊吳其稱子何也○

作莒陸渚纂例唯云公羊作伯莒羊吳其稱子何也○

何休曰據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李廉謂子也補曰

滅徐稱國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李廉謂子也補曰

國公以楚師傳皆曰以者不以云云此曰舉其貴則又

變不以之例蓋所以難同而事則異觀於吳進書爵則

論也案此說與家鉉翁同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

何也補曰據公會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補曰

也能憂中國善行可進故其信中國而攘夷狄柰何子

因蔡侯之以之則舉其貴其信中國而攘夷狄柰何子

己甫主二十三

胥父誅于楚也

子胥父伍奢也為楚平王所殺補曰挾子胥伍員誅討也責讓殺戮皆言誅

弓持矢而干闥廬

見不以禮曰干欲因闥廬復父之讐補曰注本何休何又曰挾弓者懷格

意也闥廬即光

闥廬曰大之甚勇之甚國君其孝甚大其心甚

勇為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

興師

補曰何休曰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且事君託私若以匹夫興師討諸侯則不免為亂且事君

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弗為也

補曰君為匹夫與師是虧

君義言輕君而重父也

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

瓦求之

正是日謂昭公始朝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楚之日補曰正當也

南郢

南郢楚都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水神補曰公

羊曰用事乎

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

補曰老子曰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又曰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楚

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

補曰何休曰猶曰若是時可爲是興師而伐楚補曰何

興師矣激發初欲興師意爲是興師而伐楚補曰何

書與子胥俱者舉君爲重文烝案公羊曰父不受誅子

復警可也疏曰傳稱子胥云虧君之義復父之讐未論

子胥是非公羊左氏論難紛然賈逵服虔共相教授戴

宏何休亦有唇齒其於此傳開端似同公羊及其結終

不言子胥之善夫資父事君尊之非異重服之情理宜

共均既以天性之重降於義合之輕故忠臣出自孝子

孝子必稱忠臣今子胥因一體之重忽元首之分以父

被誅而痛纏骨髓得耿介之孝失忠義之道而忠孝不

得並存傳不善子胥者兩端之閒論忠臣則傷孝子之

恩論孝子則失忠臣之義春秋科量至理尊君卑臣子

胥有罪明矣君者臣之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子胥藉

純臣之大道傳舉見其爲不言其義蓋吳子爲蔡討楚

申中國屈夷狄非直申子胥之情不嫌子胥得善也楚

何以不言救也據實救蔡補曰伐救大也夷狄漸進未

曰疏曰案狄救齊亦善事而得書救者狄雖書救未
得稱人許夷狄不使頓備也今吳既進稱子復書曰救
便與中國齊蹤故不與救若書救當言吳子救蔡蔡侯
之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文烝案不書其救而書蔡侯
抑之猶宣不沒其救之實也舉其貴以進之又不言救以
皆經世之深意也

楚囊瓦出奔鄭
猶楚竟也杜預京相璠輿地之學自當別
為一家而某地屬某國則治經者宜知

庚辰吳入楚
為謬歟陸澄曰楚都地左氏作鄂察凡入國皆書國獨
其人郢之文而誤也左傳於後十五年亦曰吳之入楚
也則當曰入易無楚也

作楚知曰入易無楚也
日故知曰入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

曰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楚宗廟徙其樂
器鞭其君之尸楚無能亢御之者若曰無人也補曰周

禮小得鄭衆注曰軒縣三面其何以不言滅也據宗廟

形曲鄭君曰去南面辟王也其何以不言滅也既毀樂

器已徙則欲存楚也補曰書入見其滅但其欲存楚柰

是滅也何昭王之軍敗而逃補曰昭王自父老送之曰寡人不

肖亾先君之邑補曰邑國也散文通左傳楚鬬廉曰日

邑亦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補曰且

國也馬彪莊子注曰凡言入者皆居於州島之上與其曲隈

中也案此陸贄所謂楚昭以善言復國也故勸德宗不

吝改過以言謝天下卒使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補

遠近感奮用定唐之多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補

此者指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雍曰吳勝而驕楚

上語時孫武典兵仁義機權其法詳備而楚父老二語

足於勝之可以識用兵之本故淮南子曰百人之必死

者必死也民之必死也者義也相與擊之一夜而

三敗吳人復立

楚復立也補曰因楚能存故欲存楚賈

甫生二二三

三

毛壽曰
禮與禮同
說文和
解也廣
也

白虎此說
無案載

寡人朝飢時酒二醑重裘而立猶憊然有寒氣將奈我
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
以振飢者居二年闔閭饑餓王奔隋諸當房之賜者
請還致死於寇闔閭一夕而五徒臥不能賴楚曳師而
去昭王何以謂之吳也據戰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
乃復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
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補曰王母伯嬴也闔閭
嬴伯嬴持刃拒之劉向列女補曰公羊同左傳亦有其
傳載其事蓋者承上語辭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
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補曰秦穆爲晉所敗亂人子
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所以爲狄也吳入楚君妻君妻
大夫妻大夫妻吳所以反狄也白虎通論周代五霸秦
穆吳闔閭並列春秋於二君但有狄文何霸之足云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撰異曰三月公羊作
案陸清藻例正月段玉裁曰蓋誤字
所據已誤

夏歸粟于蔡

蔡侯比年在楚又爲楚所圍饑故諸侯歸之

之末句杜作魯歸杜誤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粟者禾實也粟實曰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補曰周禮大司徒大荒大札則合邦國移民通財鄭君

曰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歸

是也孰歸之諸侯也補曰蓋魯不言歸之者專辭也

魯也補曰雖魯不在亦然義邇也言此是邇近之事故

注非也義謂公義邇者引而近之言此是諸侯公義之

舉春秋引而近之比諸內事猶欠際內桓師深美之也

此申上句并通前

於越入吳

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卽其所以自稱者書之

越事也逸周書王會於越明其國本自通補曰此記

吳稱之異前自楚吳言之故曰越此自越言之故曰於

越皆從主人也陳岳劉敵戴溪李廉注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昭公而日卒者明定之得立由于

克寬說近是越入皆無月日皆略之

昭公而日卒者明定之得立由于

昭公而日卒者明定之得立由于

昭公而日卒者明定之得立由于

意如春秋因定之不惡而書曰以示譏亦猶公子翬非桓之罪人故於桓不貶補曰此本鄭君釋廢疾見隱元年疏其說非也定固不以意如爲罪人而書曰以卒非欲見此意也翬不去公子固明桓不以爲罪人而翬弑君意如逐君翬不書卒意如書曰以卒非所以爲比也如其說則叔孫得臣宣亦不以爲罪人何以不書日明書日之意不論其君之會苟櫟荀櫟暗公則逐君事已以從常例者前書意如會苟櫟荀櫟暗公則逐君事已有所見不嫌得無惡故此得仍史文從常例也叔孫得臣與聞乎弑君而其惡未有所見故須去日以著之公不益師俠之惡亦無所見無該之惡又不止入極恐其不明故皆去日公子牙之惡亦無所見而從常例書日者彼順下諱文其諱者亦以其有所見也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不書于房從狸蜃例者行東野非公家之事史本不地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補曰不敢媾之子叔孫成子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補曰陳則

通曰紀恃魯而誤於魯黃恃齊而誤於齊許恃楚而誤於楚可爲侍人而人不足恃者之戒○撰異曰速公羊作邀後同

二月公侵鄭

補曰陳傅良曰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魯

山不狝侯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趙鵬飛曰魯自舍中軍後軍皆隸三家公無一旅之衆今意如死定公復自將侵鄭其後侵齊會晉師圍成皆以師行黃仲炎曰蓋三家之謀使其君親將也文烝案月者危之危之者以晉初失鄭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補曰斯意如子季桓子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冬城中城城中城者三家張也

大夫稱家三家季孫叔孫仲孫也三家侈張故公懼

而脩內城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

或曰非外民也

補曰或說謂與成九年同義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郟

仲孫何忌而曰仲孫忌甯所未詳公羊傳曰諷二名補曰此注

舊在上如晉下其首句之文云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

轉寫錯誤妄改耳今移正之范引公羊非也唐虞有咎

繇詐慎言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經必不譏二名

又必不於一人一事譏之或謂如夏五傳疑之例又非

也地名人名不得假以示闕疑之義且同時之人非隱

桓遠日比也此蓋聖門相傳二尺四寸之策本少一字

莫敢增益與蔡侯東正同前已論之矣杜預曰郟貳於

齊○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仲孫忌古本無何字晉魏多

誤也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又哀十二年經云晉魏多

率師侵衛傳亦云譏二名以此言之則此經無何明矣

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段玉裁曰定六年

夏曰仲孫何忌冬則曰仲孫忌哀七年曰魏曼多十三

年則曰魏多故公羊釋之今本左穀經定六年冬仲孫

忌皆不誤哀十三年皆有曼字蓋誤衍也文僖案唐石

經穀梁此處又衍何字猶音義載桓十

四年夏五有衍月字者皆寫者之不慎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補曰鹹衛地陳傅良曰石門志諸侯之台也鹹志諸侯之判也文烝案外

盟不日此又不月者自此而沙曲樸凡三盟皆諸侯叛晉之事故皆略之甚從邢鹿上夷陵衛人及狄盟之例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以重辭也

補曰重發傳者嫌君臣異也

衛人重北宮結

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皆非所宜以

齊侯衛侯盟于沙

沙地補曰當云衛地○巽異曰公羊作沙澤與成十二年同左氏彼經傳皆曰

瑣澤此傳曰瑣

大雩

補曰下有九月大雩雖言雩不嫌已得雨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補曰明至此乃得雨也若此雩猶不得雨則兩大雩皆不書當如宣七年書秋大旱矣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未得志故補曰此本杜預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

也往月致月惡之也補曰此發往月致時之通例因重

是特發往月致時例者案左氏賈逵注曰還至不月爲

曹伯卒月賈明於穀梁必用穀梁家之義明此年兩侵

兩致皆是往月致時之例而傳特發之凡公如某公至

在正月者例皆書月苟非危之則書月猶書時此正月

一侵一者通說往時致月往月致月之例未著往月致

時之文則此傳之爲往月致月特發例尤足明也傳以

此二侵在一時之閒往致四文皆相承接有異凡常故

特發以明例莊二十三年傳曰致月故也往月致月有

懼焉爾危致卽故惡之卽有懼重說之以見一經全例

又錯其文於上下者危往甚於危者以晉初失濟也

危往故次第言之二侵皆爲危者以晉初失濟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

補曰許翰曰宣以後用兵則侵

文蒸案自此後不言某鄙矣

公會晉師于瓦

瓦衛地也補曰此晉士鞅救我之師公逆

師已去未入竟也不言公會晉士鞅者公不齊大夫又

兵會非好會也此與趙盾稱師同而不同杜預曰若言

晉士鞅則無以見其帥師高澍然曰使書晉救我必如是

而後見事實也宣元年趙盾救陳亦未速救而書者不

書也此言公會則知爲救我雖不言救而救已明也彼

公至自瓦

補曰凡會大夫皆不致此致者兵會非好會重

新失諸侯

其事故從離會危致之例以地致也危之者晉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補曰兩事蓋並受命直爲繼事

季孫宿入鄆同文明外與內異例也沈衆曰定哀之間

晉夷於魯衛○撰

葬曹靖公

○撰異曰靖公羊作淨亦或作靖案說文靖亭安也靖立淨也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貴復正也

文公逆祀今還順補曰公羊曰從祀

順者無已長久之耐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何氏訓

禮與論文向以先公專屬閔僖未是先公者統辭也服虔曰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賈公彥周禮豕人疏以

盜竊寶玉大弓

補曰詩言宣王竊於季氏之家見下傳寶玉者封圭也始封

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六者皆為瑞皆當謂之圭

寶玉此寶玉為魯封圭其是信圭與否無以言之或成

王褒大魯國特用桓圭或魯得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為兄弟別昭穆既躋僖則於後諸公昭穆皆亂也趙沔
曰前言躋則後為降後言從則前為逆互文見義文杜
案左傳曰冬十月順祀此於傳文不合又無其理也順祀
預謂於僖廟正閣僖之昭穆時僖廟雖不毀實在毀數
者廟於大廟則僖在昭而文在穆矣大廟之外又禘於
故閔從穆班則僖在昭而文在穆矣大廟之外又禘於
宣成襄昭四視廟各更其昭穆而世室及煬宮武宮桓
宮位宮高皆各禘焉獨舉僖公又似與順祀異日皆
所末禘杜以辛卯為十月二日若順祀在前不應魯祭
乃用剛日又此在曲濮盟後或左傳月日都未可據
也○几祭宗廟筮日為重而春秋或月或時焉則謂春
秋不以時久遠遺落不與近同者又妄矣從祀下
則謂策書陽虎為之此陳師道王沿杜謬等說
連盜文明陽虎為之此陳師道王沿杜謬等說
盜竊寶玉大弓補曰季氏之宰陽虎沿杜謬等說

寶其解寶字與毛異義鄭以爾雅云珪大尺二寸謂之

珪即詩介字乃是王之鎮圭稱寶玉矣凡瑞玉鎮圭長

尺二寸桓圭九寸信圭躬圭皆七寸穀璧蒲璧皆五寸

鄭君周禮注曰瑞符信也何休說大弓者武王之戎弓

公羊曰謂之寶者世保用之辭大弓者武王之戎弓

也戎器也何休曰言大者力千斤杜預曰寶玉夏后氏

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案此本劉歆周公受賜藏之魯

以來左氏說據衛祝佺言魯分器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曰鄭君說周公居攝五年營雒作召誥大保以庶邦冢

君出取幣復人錫周公其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

時以王命賜寶玉大弓其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

因盜而發也補曰疏曰經言饑大饑而康饑無例應之今

之因盜而發也補曰疏曰經言饑大饑而康饑無例應之今

解當以有或二言贈賻二事為比也非其所取而取

之謂之盜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

傳而誤似馬事見韓詩外傳新序○家鉉翁曰此一事

自常情而觀必以家臣執大夫賤
人謀國為事之最重而當書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撰異曰薨

得寶玉大弓

杜預曰弓玉國之分器也得之足以為榮失

也左傳例獲器用曰得劉敞曰向曰竊也其不地何也

者失之也失得相對言得所以見失也其不地何也

疏曰據獲宋華元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

等皆蒙上戰地元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

非也家者季氏之家季氏專魯取寶玉大弓藏於家陽

虎從而竊之經以國寶在季氏家為羞故不目言所從

不地之意非論得之地本謂文無可蒙此三句乃論上竊

也何休說公羊謂季氏逐昭公後取寶玉藏於其家虎

其事與左傳不同惡得之堤下劉兆注曰堤

惡或言惡乎言有長短緩急

三肯臣二一三

得之堤下劉兆注曰堤

緣邊也文烝案堤本作隄說文防隄也隄唐也玉篇隄
 塘也橋也爾雅曰隄謂之梁李巡曰隄防也障也然則
 隄者積土高為之障外水其名亦通於
 橋梁也言得之堤下則非陽虎所歸矣
或曰陽虎以
解衆也 補曰疏曰或曰之義以為得非魯力也陽虎竊
 記之女烝案如疏說解當為解說之義或是解散衆人
 之追又或承堤下說讀為解墮之解謂虎置之堤下以
 急追者也依左傳虎歸弓玉後魯乃討虎
 孫復曰不曰盜歸者盜微賤不可再見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補

秦伯卒補曰上無月則時卒也疑康公共桓公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侵齊之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補曰頰谷蓋齊地○撰

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雍曰二國會曰離谷是其所是所非

非之非未必非未必非者不能非人之真非未必是者

離離則善惡無在善惡無在則不足致之何為致也危

于宗廟補曰史本善至君子以爲不足致之何為致也危

之也危例不致者以致爲危若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

據例當爲危之也其不成會重孔子知禮蓋使攝卿以

孔子相焉補曰相相會儀時重孔子知禮蓋使攝卿以

與此同知者慮義者行春秋之會此爲最善案史記世

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又爲司寇而戰國策奉陽君

云陽虎之難孔子逃於高明上年虎亂既平乃兩君就

壇兩相相揖將欲行盟會之禮補曰公羊莊十三年何

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

君曰諫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階之

階補曰歷階謂左右足相過不連步急於上也禮弓曰
杜贊人寢歷階而升燕禮記作栗字云凡乘階不過二
等謂惟上二等足各一發其下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
猶連步此會遠之階未知同異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
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執魯君此無禮之甚故謂之夷
狄之民司馬主兵之官使禦止之補曰夷狄之民據左
傳謂萊人也上文鼓譟者卽萊兵下爲字語辭司馬掌
軍大夫也周禮小司馬之下有軍司馬與司馬行司
馬晉之中軍司馬曰元司馬上軍司馬曰奧司馬齊
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逡巡卻退也退而屬其二
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
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執魯君是夷狄之行補曰王念
孫曰屬會也聚也孟子曰乃屬其耆老而告之呂氏春
秋曰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趙岐高誘注並曰屬會也
屬而後語屬非語也文添案爾雅曰率自也自者從也
又說文逡先道也玉篇衛導也字並通行古道謂動必
以禮入夷狄之俗謂以能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
裔謀夏以夷亂華也

幕下

優俳施其名也幕帳欲嗤笑魯君補曰國語晉獻

並有人子羽蓋古人官職同者名字或相因矣陸賈新語

載此事作優旃亦與史記楚優同名也周禮注曰在旁

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幌幕幌中

曰做戲欲候魯君之際以執定公孔子曰笑君者罪

當死優俳笑就篇曰倡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

補曰後人或疑此事謂爲已甚非也魯爲齊弱已久時

見萊兵既卻復使優施害公戲笑而舞意不在舞與史

記項莊舞劍相似陸生所謂候隙也夫子先事誅之隱

折強鄰奸惡之謀明正匹夫焚滅之罪不如是則先王

無刑罰而聖人將率其君爲宋襄公矣張九成嘗謂孔

子之事固非一端故曰馬用殺又曰齊人來歸鄆讎龜

陰之田者益爲此也

何休曰齊侯自類谷歸謂晏子曰

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

之補曰杜預曰三邑皆汶陽田文烝案鄆讎二邑名田

論語東周
謂東方之
周鄭注以
爲其時成
周非其處
而俗儒增
飾爲王魯
之說又失
之

齊晉趙鞅帥師圍衛

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撰異曰說文邑部引春秋傳齊人來歸鄆此之字衍文涉止

傳誤衍也左氏公羊皆無之

字專繫龜陰龜山北之田也三者皆在汶水北徐彥以質服意分別田邑是也其曲解何注四邑非也徐以爲注出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今檢新語亦云四邑殆諸書誤耳蓋者辜較之辭胡安國本劉敞說謂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因是以見雖有文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

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補曰古者武備而廢傳言因是此可以見古者之法而孔子之有備亦於此會見之也案此會雖危因孔子而無危還從危文與唐穀瓦黃不別者下有歸田文則此之危而獲安昭然可見不嫌與唐穀瓦黃相同故可書至也○此傳與左氏有同有異而文事武備之說正所謂行古人之道者其陳義甚大其述事獨真也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夫子學文武之道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楊子法言所謂魯作東周卽莊子所謂行周於魯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郕叔孫氏邑補曰州仇不敢子叔孫武叔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費字皆為郕但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陸淳曰公羊誤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陸淳曰公羊誤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撰異曰地公羊作池下同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撰異曰公羊作會于鞏

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安甫賈氏不云公羊曰鞏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陸淳纂例曰公羊作

叔孫州仇如齊父鞏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辰爲佗所強故曰暨補曰傳例曰以外及

叔孫州仇如齊父鞏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辰爲佗所強故曰暨補曰傳例曰以外及

叔孫州仇如齊父鞏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辰爲佗所強故曰暨補曰傳例曰以外及

內曰暨言暨則以佗彊爲主故仲佗上
復加宋○撰異曰左氏直作暨仲佗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補曰各本此經下衍及仲佗石

五字傳文又衍宋公之弟辰五字今並依唐石經十行本剛正未失其弟也

之道故書弟以罪宋公補曰未失其弟故爲親之辭并解上也

及仲佗石彊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補曰上言暨明非辰志

常例不嫌也重發
傳者上言暨故也

自陳陳有奉焉爾

入于蕭以叛蕭宋邑補曰本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

也叛直叛也補曰疏曰案辰以前年出奔離骨肉之義

文而曰未失何也公不能制御疆臣以撫其弟而使二

卿脅以外奔故著暨以表彊辭稱弟以見無罪罪在仲
石亦可知矣今而人國兩子之情非辰之意書及以辨
尊卑言弟以顯無失然則自陳之力力由二卿入蕭之

叛專歸仲石故重發例以明無罪文烝烝疏說非也辰固未失弟道而入邑以叛安得無罪辰及佗羈地無優劣也傳以辰未失弟道嫌言自言入言以言叛與他處有異故皆重發例以同之劉儼引表記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此得其旨叛則位不復可知故不言復入也不以下各本脫者字今依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補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補曰此本杜預注亦卽何休注

說也春秋謹嚴此類最著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怨傳例曰盟不日者諭盟惡之也取夫詳略之義則平不月者亦有惡矣蓋不能相結以信補曰注首句本杜預其說不月義非也平

者以道成也且下有莅盟豈不能結信乎此與上年及齊平相承相對彼平而公會既從正例月此平而大夫盟不可無以別之故特略之矣昭七年暨齊平亦大夫莅盟而月足明不月爲變例若左氏載續經哀十五年及齊平文承冬下則史以齊魯事屢見故略之耳鹽鐵

論曰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
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
患案桓寬言前仕三月後仕三月猶公羊於歸田墮費
兩傳兩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也齊既服義魯復無患
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齊蓋此時之言也國
家問服則專意內治故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此自說司寇之官亦足知春秋之志也○凡不和
而訟無施而可故事大比小親仁善鄰亦無訟之道也
兒善訟飲食必訟訟者亂之所起外內無訟則大平功
成矣此所謂定哀之閒著治大平者也春秋以平二國
書而內治可推焉論語以
治一官言而王道可見焉

叔還如鄭棗盟

補曰叔還叔弓曾係成子也前定之盟不
日此與會類谷文相當會不月故盟亦不

月又或與
平同月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補曰時卒
者惡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郟

補曰墮壞也啖助曰毀全除之也墮
但損之令不周爾蕭楚曰壞而撤之

曰毀夷其墮猶取也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城爲固是險阻曰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郕永屬己若更取猶取也然補曰疏曰傳言墮猶取也卽其訓矣而注曰

邑於他然補曰疏曰傳言墮猶取也卽其訓矣而注曰

非者何休難云實取當言取不言墮實壞耳無取於

也傳專釋墮郕乃承上十年兩圍郕言之十年圍其邑

而此年墮其城明至此始取之也左傳稱侯犯以郕叛

一再圍之而墮赤設謀納魯圍師侯犯奔齊齊人致郕

其事並在十年秋依此傳則彼時魯雖克郕齊雖致郕

而郕猶兩屬不專屬魯今此墮壞其城魯乃取之故曰

墮猶取也言猶者以事釋義比之他言猶者則小異也

墮之本訓爲壞世所共知故不煩釋也魯所以墮郕費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帥師費補曰王葆曰墮郕以一卿墮

之威晉趙氏之晉陽矣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補曰黃齊地○撰異曰齊公羊作晉張洽曰誤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補曰離會致者齊景無信猶危之

十有二月公圍成

補曰月者危於昭非國不言圍圍成大公也錄之異於昭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

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為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成是國然補曰傳義已於昭篇論之注非也公實圍成非伐成成而言圍者為大非強使成同於國也重發傳者月與不月或與不致嫌有異也左傳稱孟孫不肯墮成公圍成弗克何休曰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傳不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俞皋集傳釋義本

公至自圍成何以致

補曰據竟內兵不致危之也

補曰時

危至自圍成何以致昭公圍成猶不致危之也

何危備邊乎齊也

補曰爾雅

邊垂也與疆界衛圍同訓說文曰垂遠邊也國語曰思遠也遠乎此則近乎彼故轉其義而爲近史記高祖本紀齊邊楚文穎曰邊近也是卽范注相接之訓猶言瀕河傍海也成在魯北竟爲魯之遠垂而接近乎齊與竟外兵不異故危之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

補曰垂葭衛地亦畏晉○撰異曰齊侯下富有衛侯此脫

也左氏公羊皆有衛侯葭公羊作瑕

夏築蛇淵囿

蛇淵地名

大蒐于比蒲

補曰李光地以爲是年春郊後夫子去魯築囿大蒐皆夫子去後事胡宏已有此義李廉

季本皆以爲然又論於後撰異曰蒐公羊或作廋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補曰重發

傳者非自外入嫌異也或又以其非自外入故不釋入疏曰趙鞅自入己邑以其無君命同于內弗受之文耳

文烝案孫林

父亦同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補曰朝歌晉人謂之舊

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又以左傳事論之曰晉卿始禍緣微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晉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撰異曰公羊作及士吉射

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

補曰以地反則非叛矣叛則惡之故上言入非

地反也

本中曰不言入不

以叛人此說是

非大利也許悔過也

補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於是許

歸位未絕

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

補曰能悔過者似

國也

地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公羊傳曰

晉陽其意欲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

正國者以地正國

謂逐寅吉射公羊言以地正國而說之如此

則何以言叛

據是善事其入無君命也

凱曰專入晉陽以與甲兵故不得言叛

實以驅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不言歸春秋善惡必著其粗者趙鞅之惡亦善其可善其精者則士句爲非而管仲猶有憾所謂無不可者數可而有不可焉故無不可而有可焉故無不可或嚴或寬誰毀誰譽裁自聖心唯變所適

薛弑其君比

補曰疏曰傳於弑發不正書日之間則庶則薛比亦惡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補曰段玉裁曰春秋宋公戌向戌皆十二辰之戌也衛公

晉趙陽出奔宋

○撰異曰晉左氏作衛徐彥公羊疏曰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陸滄纂例

唯云公羊作晉汲古閣公羊誤作晉趙鞅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補曰葉夢得曰不別以歸何國者楚強且主兵可知○
異曰二月公羊唐石經初刻及板本作三月陳公孫
公羊作陳公子詳作膾鄂本公羊作搶蜀大字本作值
皆誤也徐彥曰左氏穀梁皆作頓子詳字賈氏不注文

不備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檇李吳地補曰當云越地賈逵杜預同杜曰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于禦兒韋昭曰今嘉興禦兒鄉是也何休曰月者爲下卒出○撰異曰檇公羊作醉又

注或作郟

吳子光卒

補曰吳闔廬也案左傳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履還卒於陜去檇李七里杜預曰釋經所以不書滅趙汭曰吳楚之君雖卒於外不地略夷狄案哀六年左傳楚昭王救陳卒于城父亦不

地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地補曰當云衛地○撰異曰牽公羊作堅又作摩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補曰洮曹地

天王使石尙來歸脤

脤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補曰注後三

句本杜預依周禮也謝湜曰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

宜與諸侯共之故不曰賜而謂之歸黃道周曰歸脤而

不舉月日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 脤者何也 俎實也

則不尊紀賜者則不親為之紀時焉 祭肉也 補曰說文俎从半肉在且上 生曰脤熟曰膾

公羊與此同左氏說宜社之肉曰膾馬其盛以 其辭石

屬器祭宗廟之肉曰膾音義曰膾木或作燔 尙士也 辭猶書也補曰上士或中士也何休以為上士

石張之後石速為惠王膳夫周禮膳 何以知其士也 補曰

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左傳晉韓宣子聘周曰晉士 天子之大夫不名 補曰大夫通上中下大夫

起是也故春秋天子之士則與列國之大夫皆名 石

樂周郎新
周禮仲舒
字亦在說

尚欲書春秋

欲著名于春秋補曰春秋者魯史記也此

不脩春秋石尚所以欲書者蓋以其承周公典策之制
備有王禮所謂天下資禮樂而周禮盡在魯者也嘗竊
論之此傳言石尚欲書春秋左傳言韓起見魯春秋坊
記孟子皆言魯春秋是夫子據魯史記也而漢世諸公羊家
公羊引不脩春秋亦似謂魯史記也而漢世諸公羊家
及諸讖緯及何休說並以爲夫子廣采諸國史記特造
此經非因魯史記之舊以爲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
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刊而脩之託新王受命於魯司馬
遷作史記亦言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
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言因史記作春秋十二
公據魯親周故殷蓋皆秦漢閒齊趙俗師之夸辭而
胡毋子都董仲舒輩沿用之斯王充所謂語增者歟諫
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脈補曰請王貴復正
也補曰經貴王能復正與志會葬同與聘異疏曰自此
以前無失正之文而曰貴復正者天王不行禮於魯
卽是失正今由石尚而歸脈美之故曰貴復正也
王樵曰書天王止此所謂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嘯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稱弟猶未失爲弟之行補曰前有以文亦不嫌與自夢同言自不言

以非鄭庶其等比也

大蒐于比蒲

補曰疏曰此年無冬蒐文承秋下秋蒐則常

前不正與書蒐紅意同文烝案此年無冬此蒐或在冬亦未可知左傳載蒯聵弑事在秋辰奔以下俱無傳何休以爲五年大簡車徒謂之

大蒐故其注此云讖巫也

邾子來會公

台公于此蒲補曰此本杜預也在魯地與蕭叔朝殺異故言來實非公會故言會公從查

采之例不應者文次蒐下可知

城葛父及霄

無冬衛所未詳補曰杜預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論語子夏爲葛父宰閭若璩

以爲葛父魯之西鄰子夏衛人去其家近蓋或然矣定

之二世不得援夏五傳疑之例去冬者時孔子去魯已將二年兆足以行而不行傷定公季孫之不能有終也廣

韻引尸子漢書律志並云冬終也說文冬从欠舟聲

存古文終也隱十年無正而元年有正正隱之始也定
 十一年有冬而未年無冬惡定之不終也王申失其所
 繫其取義亦猶是也不於明年去冬者定薨在夏故也
 何休以為是歲齊饋女樂以開孔子定公聽季桓子受
 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
 之故深諱其本又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
 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孔子廣森曰史記孔子世
 家定公十四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子路曰夫子可以行
 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云
 且郊者謂明年春當郊明女樂事實是在是冬也文烝案
 受女樂之後即郊郊膳不至孔子即行事皆相接而明
 年郊在五月知女樂事不在是冬矣史記十二年表衛世家
 表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孔子來當定之十三年又孔子
 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當定之十三年又孔子
 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江永據此諸
 文以為女樂事在十二三冬春之間去魯在十三年
 春郊時最得其實也女樂事史本無之何氏說皆不
 可用而此年無冬就孔子去魯事生義則其來古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補曰月者為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不言所食食非一處以至死補
 曰公羊曰漫也何休曰徧食其

身俞懋以爲漫卽曼字唐石經元本作曼曼者延也初
食雖止一處而其傷曼延不能知其初食處也趙匡曰
常怪饑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旅於會稽時
有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災有小鼠能噬牛纒傷
皮膚無有不敬莫大焉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補
不死者敬謂備災之道不盡此以其徧食故曰不敬莫大牛災
志不敬也成七年食角傳曰過有司亦是志不敬也
敬謂備災之道不盡此以其徧食故曰不敬莫大牛災
也聊壞也烝也嘗也諸言不敬
皆同義並指實事不涉空言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議不時也補曰正月改卜牛不可知其在此
某日若使正月上辛本不當郊而上辛前

或其後至下辛前忽有改卜牛事或正月上辛本當郊
而上辛前有改卜牛事於是而卜郊則除前年十二月
下辛之卜不計正月下旬辛爲初卜二月下辛二卜三月
下辛三卜四月下辛四卜而後從也若改卜牛在正月
下辛後則無正月一卜凡三卜而後從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非正也

高寢宮名補曰此本杜預
也疏曰重發傳者高者大

名嫌是路寢之流故明之文烝案劉向說苑以為諸侯
正寢有三曰高寢曰左路寢曰右路寢高寢在中但高
寢專為始封君之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之繼體君惟
居二路寢耳路寢有二者子不居父寢故也此論寢制
頗有理張尙援取之

或穀梁家相傳說賦

鄭罕達帥師伐宋

○撰異曰罕公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渠蔭地也補曰富云地闕左傳曰謀
救宋也杜預曰不果救故書次○撰

異曰渠蔭公羊作籛蔭板本或作籛蔭徐彥曰左氏作
籛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陸淳纂例曰渠左氏作籛

案今左氏經與穀
梁同左傳作籛擊

邾子來奔喪

補曰杜預曰諸侯奔喪非禮公羊曰其言來
服故曰非禮書何氏非也諸侯相弔當使士或

下大夫從左氏說為允此蓋在時例不蒙月喪急故

以奔言之

補曰疏曰奔喪之制日行百里故傳言急所
以中甸旬之情也文烝案經諸言奔者皆是

逃避而去奔訓走是急辭喪事以急遽為主故謂之奔
檀弓曰喪事欲其縱縱爾縱縱者趨事急遽貌奔喪禮

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夫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而奔五服之喪者皆行百里是喪事貴急之一端以其事急故禮謂之奔而策書因之君子取之此與解乞師義正同也傳曰古之人重死故讓弔含饗照不及事又書奔喪皆明喪事向急其意一也

秋七月壬申弋氏卒

彥曰穀梁作弋氏字案襄公母左穀

作如公作弋哀公母
左公作如穀作弋

妾辭也

明非妾矣而其辭猶爲妾

可不言特以水葬未踰年稱子未稱
公故不言葬又不言夫人公羊是矣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書非禮補曰

疏曰范荅蒧氏云屬國非私屬五國爲屬屬有長曹滕

日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

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宣八年注詳矣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頃熊夫人今此入君嫌禮異故

之明

戊午日下稷乃克葬

稷吳也下吳謂曠時補曰何休曰吳

字於六書為假借易象傳孟喜本日中則稷諸家皆作

吳書中候既河紀漢碑太元有日稷大稷語曠時者時

加申也史記天官書曰日蹇至舖舖至下舖舖卽曠字

漢書天文志皆作曠五行志有曠時日下曠時素問亦

有下曠然則下吳者下曠申時未也又疑日蹇謂之日

中吳曠時謂之日下吳○廣異曰稷左氏公羊作吳

乃急辭也補曰錢儀吉引夏小正傳不足乎日之辭也

補曰時加於申是不足乎日故為急辭所謂乃難乎而

辛巳葬定弋

補曰君母錄葬明是小君猶未踰年故亦為妾辭也此皆史文之舊也陳壽祺曰不夫人

不小君者哀未君不及尊其母也且定之適夫人不見
於經容其時尙存故尊不加於妾母也孔廣森曰辛巳
距戊午二十三日蓋定公七歲卒哭既畢然後啟禮也
文烝菜上書八月庚辰朔而九月有辛巳蓋與襄二十
八年乙未同例以月計者兼數閏故依常例立文歟數
年計者不數閏以月計者兼數閏故依常例立文歟數
見不數問之說
冬城漆補曰杜預曰

定補注二十三終

大三千九百九十一字
小萬八千六百廿八字
附注七十一字

春秋哀公經傳第十一補注第二十四

哀公定公之子史記名將世本名將母

定代以做王二十六年卽位閏若璩曰哀公見存焉得有謚必後人以例改繫也汲冢紀年稱魏哀王爲今王

史記紀武帝題今上本紀孔子當日必稱今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久不見者哀微也稱侯者木

六年鄭滅許今復見者自復也補曰疏曰隨自僖二十

年以來更不見經衰微不能自通於盟會也文烝案杜

預曰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

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籩食郊牛角改卜牛

籩異曰左氏公羊無角字案疏

則遺去成十年五卜不數又以定十五年及此年之食

牛合爲一事云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

莫大二罪不異并為一物又分出上年今年之辛亥郊

辛巳郊各為一事兩年為三事舛誤實甚後人據此疏

夏四月辛巳郊補曰高閔曰兩年連此該郊之變而道之

也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變謂

呂木中集解木俞舉集傳釋義木李廉會通本補正於

變之中又有言焉於春秋書郊事皆郊之變也而推此最

為可言食角愈於編食食角得郊愈於四月免牲不郊

此三句為應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

一傳納節而知傷展道盡矣展道難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

出經上二句也志不敬猶成七年傳云過有司謂所以

盡此伊直言展道盡者此處欲明變中有可備災之道不

言之義故省其文乃文章之體也注皆失之郊自正月

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

補曰次出經下二句也僖三十

一年成十年襄七年十一月四月並廢郊不與五月郊

此同此郊或三卜而從或二卜而從皆未可知

五月郊

不時也

補曰謂定

夏之始可以承春

補曰雖不可以秋之

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凱曰不承春方秋之中有差闕也夏始

五月以後俱不可而或十七年

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

者也

在成十七年補曰以其甚

郊三卜禮也以下辛卜正月

以上辛加不從則以正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謂卜一

辛而三月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補曰此三卜謂襄七

辛而三月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補曰此三卜謂襄七

吉之道三顯與傳肯求

四卜非禮也

僖三十一一年皆四卜五卜

強也曰強或作彊

卜免牲者吉則免之

補曰僖三十一

是不吉則否

直言不郊不言免牲是也

牛傷不言傷之

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宜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

傷不自牛作則宜為急辭矣此年及成全曰牲傷曰牛

七年言郊牛角皆不加言之是急辭也

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已卜日成牲而

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補曰卜牛既定即稱牲注

依左傳卜日始稱牲非也此通解言牲言牛十三文有

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補曰免牛者成七年是已牛矣

其尚卜免之何也已災傷不復以郊怪復卜免之補曰禮

與其也寧有無於禮有卜之與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

後免之不敢專也嘗置之滌宮名之為上帝牲矣故不

並云置酒委也左傳注云委屬也俞樾取其訓以為范

解增字太多上帝也王曰天王以天稱君也天曰上

帝以君稱天也此言牛與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

牲名異而實同故皆須卜

經無不免牛事故特明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

之言與不吉不免牲同

牲然後左右之

庀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

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

左右時監門者養之補曰此承不免牛言之亦兼說不

免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

何也補曰疏曰弟子者弟子問夫子也論語弟子稱夫子皆曰

子我者弟子述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

夫子自我之意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

牲魯亦夫子自我也具牲者先取牛於牧擇其毛而卜

之吉則養之十月而繫諸滌宮獨之三月至正月而郊

是為在滌三月春秋緯謂滌為三牢牢各主一月也其

易帝牲稷牲各一帝牲有變則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

變不道也

補曰十二月不道牲變者經既無其事傳亦

大禮言之若十二月辛巳卜郊而下辛後正月前有

牲變又不得以二月三月郊又不以三月免牲則亦富

道之從正月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至

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也。十一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也。言其變道盡補曰牲變。在正月三月雖在下辛前已無十二。月一卜假令卜不遽從。至於三月卜尚合禮。郊則踰春。我當以其不時記郊。然後言其牲變。言牲變爲言郊而。起是所以該郊也。以此觀之。襄七年必有牲變。以其不。郊故不言明矣。定十五年與此異也。注言二月三月可知者。謂在再有牲變之例。與此異也。注言二月三月可知者。謂若無其事。故傳亦不言也。傳論正月牲變。但據初時帝。既若無其事。故傳亦不言也。傳論正月牲變。但據初時帝。牲若十二月。上下辛卜郊之前。又有牲變。則不得又有牛不。帝牲而正月。上下辛卜郊之前。又有牲變。則不得又有牛不。須又卜郊。經當書之。從再有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牲變之例。此亦可推而知也。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牛郊日已遍。庀繫之禮。雖小不。倘合時得禮用之可也。補曰。此上說春秋所記郊之變。其義已盡。此復論郊道之正也。享謂飲食所記郊之變。所始人之道。所以相接聖人推生以事死。又推祖以至天。也。以人道接之。從而爲之差。是故曰郊享道也。時春時。猶及二月三月。郊者牲變。在二月下辛前。皆得有其事。

矣。此繫釋養字。非上文之。此繫也。劉向說上宜興禮樂。日爲其俎。豆管茲之。閒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或莫甚焉。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其言本此傳。可以推明傳旨。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補曰。此下復論春月。郊否不志。之義。三月。卜郊。謂所卜正月。二月。三月。之郊。或從或不從。或郊或不郊。也。問春月。郊否。何以悉不志。各本誤作。忘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俞皋集傳。釋義。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本改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事不書。補曰。覆說前文。明春郊得時。故不志。或二月。三月。免牲而不郊。因亦不志。若正月。二月。有牲變而二月。三月。得郊。亦不志。又不言牲變。同於常年。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其以三月。免牲。亦如之。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補曰。言下旬。卜者亦大概言。之若使。中旬。未爲辛。而下旬。無辛。則以中旬。未卜矣。卜必皆前期十日者。周禮大宰。職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鄭君曰。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其

義也其卜辭當依曲禮旬之外曰遠某日以今月下辛
卜來月上辛實爲旬有一日是旬之外日也卜至三而
止者公羊曰求吉之道三曲禮亦曰卜筮不過三王肅
謂禮以三爲成也必以春三月卜者子月有報本之義
寅月有祈穀之義丑月在其間郊非春不可故因以爲
三卜之節何偃不達禮意乃以三春皆郊之說證成晉
詔膚淺之義其誣傳甚焉何休說公羊以爲正月者歲
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范略本之三卜不從
則不郊謂三月免牲也傳以祭期卜法上皆未言故具
述之申足上意○嘗論春秋書郊九事而已錯綜而不
可紊簡質而多所包所謂化工之文也其中脈絡盡在
於傳要須悉心推之耳若左氏公羊及其注疏或有可
相補備者文烝既盡取之矣今更記其異說於此左氏
杜孔之意禮不常祀而卜其牲與日牛卜日曰牲謂
卜牛既吉未稱牲卜得吉日乃稱爲牲但當卜牲與日
不當卜可祀與否魯諸卜郊書於經者皆卜可祀與否
故皆爲非禮問月四卜者三月四月每旬一卜四月上旬更
一卜四月五卜者三月三月四月每旬一卜四月上旬更
三月二月四月又一月三月三月四月每旬一卜四月上旬更
月爲正若四月猶在啟蟄中氣內未過春分則亦可郊
襄之三卜春分既耕而後卜郊故孟獻子譏之正月牛
再有變猶當更卜牛郊不可廢不郊爲非禮公羊之意

二吉成作
一言

史記引屬
百不日五
祀天於南
郊夏月
祭地祇又
似以
如今按從
禮說

書卜皆是卜日天子之郊不卜魯郊非禮故卜卜吉則
郊不吉則止求吉之道三三卜為禮四卜為非禮定之
五月郊為三卜之選運轉也郊之正禮用正月上辛徐
彥以為襄之三卜在四月亦是時何休以為魯郊轉
卜春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秋之義當用周正三
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定五月
郊者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
文烝以為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廣采異聞可資博
物至於闕丘一祭用冬至不用辛日周官以外不見他
書而考大司樂章與漢孝文時實公所獻書同實公本
魏文侯樂人其來已古自史記封禪書約引其文以為
南郊而鄭君則分郊丘為二彌縫羣經世所依用此不
復論焉

秋

齊侯衛侯伐晉補曰許翰曰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

傅良曰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冬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補曰趙鵬飛曰定公之世撫邾為

邾七年之閒虐之無所不至諸大夫之意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鄆東田補曰月者為下盟日各本此經下衍及沂西田四字傳文又衍取鄆東田四字今並依唐石經

十行本鄆東未盡也鄆沂皆水名邵曰以其言東西則

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鄆沂皆水名邵曰以其言東西則

明前文濟西汶陽及龜陰亦同也此與襄十九年自鄆水為軌辭正相對故於此發傳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補

經十四年則小邾地也後三年州仇何忌圍邾六年何忌伐邾七年公入邾渝盟肆虐莫此為甚不去盟日者

事也且著無待去日而見故還依常例不與昧拔三人

同也上取二邑亦從時例與文七年異文即此意三人

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胡安國曰莫強乎季孫

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

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

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

家而不取也胡本王沿說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

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是

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爲貴非世子也補曰鄭說固非江亦失之鄭昭公前稱鄭忽後稱鄭世子補曰鄭說固非江

蒯聵不同蒯聵稱世納者內弗受也補曰重發傳者納子自是策書常文

弗受之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補曰納稱帥師明有伐義也

帥師當伐文經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甯不達此義辭簡省從可知

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

審矣此子楯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

拒之者非邪補曰此連下作注皆非也齊陽生與子糾同皆正皆非世子陽生取國于茶故以國氏其與茶又

非父子也。靈公自命，輒蒞，自可稱世子。何相妨乎？傳
 謂輒有不父之義，故內弗受之。例同於常文。注誤會
 傳意，謂輒有不父之義，而經因不明其可以拒父，不思
 甚矣。管伐衛，喪蒞，以詐謀入，威不聞。輒用師，相禦，觀
 左傳所載，固不得云拒父也。公羊下年傳，始有距字。其
 事即指圍威，亦不指此年也。拒父之非人皆知之，乃因
 公羊曼姑可拒之，謬說而云拒。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
 之者，非邪？依違其辭，又可哂也。輒不受父之命，受之
王父也。補曰：此申上也。兩受字，與上下文受字異。左傳
 國是受命，王父也。公羊言立輒，蓋稱靈公之命，以令於
 受靈公命之說，臆測不可用。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
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補曰：又申上也。若辭王父
 則以親親，害尊尊，非重本尊統之義。故春秋弗受者，明
 有尊也。傳以子不受父命，其事異。常故反覆申言之，公羊
 下年傳曰：輒之義，可以立乎？曰：不可。以父命辭，王父命
 以王父命辭，父命何休以爲輒不可。以拒父而可以立
 但非義之高者，其說當矣。○孟子論齊毀殺人，一章朱
 子據以勝蒞，曠專竊謂義隨事變，有異有同。輒可以爲
 舜而衛之諸臣，不得爲皋陶。輒而能逃義之盡也。衛之
 諸臣而擅以甲兵伐蒞，曠則大罪也。是故衛之諸臣其

義至立
輒而止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

續錢衛地補曰杜預曰在戚城南案此文全似大棘戰秩徐彥曰及鄭軒達戰于鐵者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于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葬蒯聵之亂故也補曰上下有爭國事無危文者從鄭莊公例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補曰爾雅淮南有州黎丘卽州來也鹽鐵論云孔子飢於黎丘案論

語在陳絕糧孔安國曰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是後六年於陳蔡之間後人遂以黎丘目蔡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衛事也

補曰戚不繫衛者主

衛之辭足見其爲衛事此經文首尾其先國夏何也子
相明自然之妙李光地嘗發此義江熙曰子圍父
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者爲人倫之道
絕故以齊首之國夏首兵則應言衛戚今不言者辟子
有父也子有父者戚繫衛則爲大夫屬于衛補曰公羊
以爲曼姑之義可以爲輒距贖此拒父之說也謂可
拒非也子不可圍父故不從宋彭城之例此論語不爲衛君之
子不可有父故不圍父雖不爲賢且仁子與父爭國則爲
意也兄弟交讓無怨則以爲賢且仁子與父爭國則爲
之深正其義明父雖不能舍國而逃以從其父則亦已
矣終當以衛事父既不能舍國而逃以從其父則亦已
發其義於上文納世子之經而與衛侯入于夷儀並以
不言入于衛爲說足知其流傳之誤而左氏於此但曰
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絕不一言其義則論語爲何說
乎明左氏有考史之功無受經之密如此文齊衛圍戚求
援于中山自見當時情事時晉之荀寅士吉射與趙
鞅爲敵構兵不巳齊衛及魯宋鄭鮮虞皆助士氏荀氏
而齊衛救之尤力左氏詳載其事始於定十四年會牽
之謀終於哀五年荀士之奔齊本未具備此年圍戚亦

其事也趙鞅居蒍於國以爲晉援則或已屬晉矣齊
衛圍戚乃是伐晉以救其叛人因鮮虞嘗與伐晉故仍
求其爲援論其本謀固非衛圍父而齊助之左氏序事
實有條理但蒍實齊圍或則可曰我以敵晉衛圍戚
則是也衛圍之則父也齊圍或則可曰我以敵晉衛圍戚
不論其事之細策書舊文本書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
師圍戚以其事而論則是救晉之叛人以敵晉也齊主
兵而衛從焉者也衛主齊從則此乃爲衛事以齊主
兵之義由此而生戚不繫衛之義由此而起交仍舊史
之文而義非舊史之義矣此所謂其義則謀竊取之者
固不必奮筆改易而後謂之竊取也左傳此條何嘗不
信而有徵而要非經義所在故惠士奇力辯圍戚之爲
救范氏以駭二千相傳拒父之說於左傳之理上爲
皆貫而不知其不可也何休公羊注引論語文而鄭君
論語注亦引此經論語不爲衛君之義正是此經之
義學者明乎春秋事與義之分則可與言春秋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補曰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桓宮僖宮災

毀宜爲天所災服虔曰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
不毀其廟服說與漢書五行志同公羊謂毀而復立案
毀而復立謂之不毀亦可也桓僖言及則祖有尊卑經
並災廟必相接疑其別立廟矣言及則祖有尊卑經
不言由我言之則一也遠祖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
及僖由我言之則一也補曰公羊亦曰何以不言及敵
也孔廣森曰自義率祖則大廟而外其尊同自仁率親
則高祖而上其疏等服虔說左氏曰俱在迭毀故不言
也及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稱帥師有難補曰此注贅
啟陽魯邑本鄰國也杜預

曰魯黨池氏故懼晉比年四城許翰曰鼠食地震廟災
變異之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
中失而外鍵本公羊經傳孝景時始著竹帛故辟諱改之
公羊作開案公羊經傳孝景時始著竹帛故辟諱改之
傳所謂恆事不志公羊則曰常
事又曰常之母是辟孝文諱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補曰曾子問載夫子之言衛靈公
適魯遭季桓子之喪弔焉哀公爲

上康子立於門右北面云云秦是時靈公已卒夫子又不得稱輒爲某公又不得稱哀公康子諡春秋又不應不志衛侯來益禮家於春秋事傳聞不審者多又往往託諸夫子不可不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曰稱國以放放無罪

也然則稱人以放放有罪也補曰注是也人者衆辭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補曰秦卒至此始書日者從少進之例非以正不正論也敗後秦爲夷

狄少進卒之先於楚莒吳又少進日之同於楚異於莒吳以此見羸羊爲兩雄也觀於春秋之未可得戰國大勢屢書於越知越將強也屢書鮮虞知中山將盛也書趙鞅歸晉則三家分晉之局也書陳乞弑君則田氏盜齊之形也書癸卯秦伯卒則秦楚從橫角勝之漸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

○撰異曰二月公羊作三月弑左氏公羊音義

皆作殺左氏申志反公羊音試申與宣十七年文侯名同陸德明孔穎達皆疑高祖元孫不容同名段玉裁曰

此當從史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以上下道道者若衛祝吁

記作甲字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者若衛祝吁

弑其君完之類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補曰書其人

者以上道道之文也或書衛祝吁宋督或書宋人齊人

或書晉者皆以下道道之文也稱盜以弑君不得

繫國不得君其君乃與刑人同文不以上下道道內

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襄七年鄭伯將會中國

弑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曰鄭伯髮

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是不以弑道道也十三年

秋有三盜補曰並是士為賤微殺大夫謂之盜冬盜殺

陳夏區夫是補曰當云如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年陽

盜殺鄭公子斐之屬是左傳周公辟中國之正道以冀

貨取寶玉大司是補曰左傳周公辟中國之正道以冀

作誓命曰竊斯為盜盜器為姦辟中國之正道以冀

利謂之盜國即殺祭侯申者是非微者也補曰疏曰辟中

以求者利若齊豹殺公孟繁之類故抑而書盜也製掩

也謂求利之心不以禮義為意文烝案疏與注異說然

齊豹亦是微殺大夫則疏非是而注得之但注謂非微

者則亦誤也時蔡已遷于吳之州來據左傳是年蔡昭

侯將朝于吳諸大夫恐其又遷公孫翩逐而射殺之史
記蔡世家以爲諸大夫令城利殺之傳云辟中國之正
道以襲利則此戡蓋吳意也
中國者對吳之侮事或然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補曰宋公稱人者小邾有罪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補曰此執據左傳是士蔑請於趙鞅而執之則晉人非是晉侯

以蠻子非中國人諸執例故略稱人與君執有罪同
辭也蠻子名者有歸于楚文若不名則與凡歸于京師
文全同以蠻子非中國無嫌於生名故名以別其文也
公羊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何休以爲此
解稱名之意深得其旨但又加以迂曲漫衍之說則非
也張自超曰晉執曹伯曰界宋人者曹伯晉之所欲得
非宋之所欲得也執戎蠻子曰歸于楚者戎蠻子楚之
所欲得非晉之所欲得也高澍然曰不曰界而曰歸爲

楚執也且異對人言歸對國言也○撰異
日蠻公羊作曼徐彥日左氏作戎蠻子也

城西郭

郭也補日杜

六月辛丑亳社災

侯以爲亳國之戒劉向日災亳社戒人

君縱恣不能警戒之象○撰異日亳公羊作蒲徐彥日

賈氏云公羊日薄社也者蓋所見異文烝案薄即亳字

與傍脫其下一年遂誤爲蒲而何注乃以爲先世公國在

魯竟其亳社者亳之社也亳即殷也殷都于

說殊妄亳社者亳之社也亳即殷也殷都于

而致戒心補日廟在雉門內之東明亳社亦在東矣周

社則在西所謂左宗廟右社稷左傳說季氏執政日閏

于兩社謂周社亳社呂氏春秋狐援日其屋亾國之社

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屋亾國之社

不得達上也必爲之郊特牲日喪國之社屋之不屋故言

陽也溥社北廡使陰明也公羊以爲揜其而上而柴其下

汪克寬日七年左傳云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則新脩

亳社之屋可知文烝案達
上十行本作上達蓋誤創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不書殺弑君之賊而昭公書葬既
謂之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
補曰據左傳翮弑後卽見殺不書殺者
書葬則殺之可知盜賤不足言殺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岷

補曰高士奇引汲冢紀年殷祖乙二年自耿
遷于庇八年城庇至南庚三年遷于奄○撰
異曰岷公羊作庇
又作芑或作庇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撰異曰杵
公羊作處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閏也

閏月附月之數閏日喪事不數

月不如書楚子昭卒依常例傳省一數字注所用文六年傳文也洪咨夔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再葬若於再

葬之中以閏數則葬不再矣是獨於此託閏月以著喪期

喪會喪師不能通喪者皆是獨於此託閏月以著喪期

之縮禮壞不可盡紀因事以正之文烝案

下有陽生茶事無危文者亦從鄭莊公例

六年春城邾瑕補曰邾瑕魯邑何休以為取邾婁之葭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補曰言及者以尊及卑或是累也國高奔而荼弑於是陳氏有齊見

國家不可一日無世臣此許翰洪咨夔楊于庭說

叔還會吳于柎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補曰楚昭王也不地說見定十四年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荼

不日荼不正也補曰此二事蓋蒙上月

案古讀舍皆如此子聲余

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

之何也

補曰陽生不入則乞不弑入不以陽生君荼也

補曰既用史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

補曰取此義新立者不正故不宜君之也公羊亦曰廢正

而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于陽生而立少亂之本

也夫陽生長而國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

命矣已受命于景公而立故可言君補曰自入者內不

受也故也不各本作者以正奪不正嫌異荼不正何用不

受以其受命可以言不受也拒之補曰二不受亦依唐

石經陽生其以國氏何也補曰取國于茶也何休曰

改茶為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為國氏者

取國于茶齊小白又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

鄭君釋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糾乃使君茶謂書陳

乞弑君爾茶與小白其事相似茶弑乃後立小白齊惡

後殺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適互相足又何

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茶也義適互相足又何

白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

乎補曰何既失之鄭又非也此與上不以陽生君茶各

實其國故謂之取國于茶不正者之可取其國不可此經

義之精而傳發之也陽生事與小白不同小白以不正

殺正者實未有國陽生以正弑亦不正者實已有一

曰取國各順經意為說非自相反亦不得以為惡之足

穀梁之文曰鄭氏經傳洽熱獨出時輩然其於春秋之

意多不知聖人微旨又性好穀梁往不回護文烝以為

穀梁何事回護鄭君於穀梁正忠其不精耳乃以回護

乎病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繒補曰繒本繒國魯所取左傳曰盟于繒衍也

也不致者會夷狄又離會○
撰異曰繒左氏公羊作鄆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補曰入不言伐並舉之惡內也

家之謀而公親之不得已也文以邾子益來以者不以

者也夫諸侯有罪伯者雖執猶以歸于京師魯非霸主

云故曰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惡其不能死社稷

武歸傳曰何為絕之獲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徐乾曰

也此曰惡也互以見義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臨者撫

宋人圍曹

有之也守于河陽是內天下爲家盡其有也補曰疏有臨
曰謂若守于諸侯之臨國亦得有之如王於天下補曰
一國之言焉謂若公居于鄆地屬公爲竟內不言侯卒于
未潰不言所在公觀魚于棠竟內不言歸明不當言公來
也疏但引卒于會宋公見釋于薄不言歸明不當言公來
以內外顯地說不了曰有臨一家之言焉諸侯臨國猶
曰謂若天子之三公以下漏略爲其言來者有外魯之
家也疏但舉毛伯劉卷亦漏略爲其言來者有外魯之
辭焉非已內有從外來者曰來今魯侯身自以歸而曰
外之者所以惡之如不欲爲外辭當如徐彥說云以邪也
子益至自某或云還○案春秋於魯君臣未有外之如
此者時異事異而文異也趙鵬飛曰說者曰定哀多微
辭吾讀春秋未見其微辭也於此尤足證說者之謬趙
說愚深取焉杜預駁公羊曰制此文所以章往考來
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文所以章往考來
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義微此文所以章往考來
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補曰公羊曰曷為

不言其滅諱同姓

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何休曰
不日者深諱之交烝案春秋之文多殷勤致意於魯哀
篇尤甚焉以諱為說當得經旨鄭玉曰或謂滅者亡國
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曹亡與虞同故不書滅言自滅也
案曹之與虞事既不同書法亦異難以例觀或又以為
曹亡於春秋之終夫子與滅繼絕之心不忍言滅義失

巧之

吳伐我

補曰據左傳吳師直造城下雖造城下猶應先言
某鄙再為加文從不以難通國之例今直言伐者

內無政事外召兵戎將不能守其國故直文同魯於諸
侯也吳伐本為前年入邾前年有外魯之辭此亦相因
兄義傳發外辭義則此可知也董仲舒論哀篇事曰微

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而不外當此
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繁露之言足明
變文之義矣何休曰不言鄙者起圍魯也

不言鄙為直文為變文非起其圍也左傳亦不言圍也
使若伐而去文烝案何說失之言伐為平文非諱圍也
不言鄙為直文為變文非起其圍也左傳亦不言圍也

以內外之文相準伐衛侵宋之等則當彼言鄙之文入

許圍鄭之等則當此不言鄙之文耳左傳曰吳人盟而

還不書盟亦諱也杜預所謂取吳夷

夏齊人取讎及闞

宣元年傳曰內不言取蓋亦賂也魯前年伐

也爲邦故賂齊本公羊益爲齊甥也畏齊故賂之補曰注皆是

漢書地理志應劭注引作鄆闞公羊作偃下同玉篇阜

部作障字林廣韻並同徐彥曰左氏穀梁作讎闞字

惡內也

補曰疏曰此傳與齊人取濟西田齊侯取鄆不

是易辭已有明文而惡內

之理未顯故此特言之

秋七月

歸邾子益于邾以魯主其事內外異辭張大亨以爲畏強

國而歸之故變

益之名失國也於王法當絕故補曰重

嫌與衛侯

鄭等異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讜及鬪凱曰歸邾子故亦還其賂補曰杜預曰不

公使接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地也補曰雍丘宋地左

知此不蒙上月何休曰疾略之○撰異曰陸濟纂例第

六篇脫繆略三十七篇三傳經文差取易辭也而第

繆略並無此條今三家皆有帥師而宋以易得之諸取同

例以師而易取鄭病矣之則鄭師將劣矣補曰以鄭師

之重而令宋得以易辭言取經以爲病其不戒備也

蕭楚謝澁高閔等說是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其左

氏何詳之又用啖助說取以得義謂凡悉俘之曰取不

謂取師獨哀篤兩見蓋春秋末年用師無復節制以至

大敗見世變之愈下文烝案穀梁但言易辭此是春秋
著例以易見病明非取義於詐之覆之詐之覆之經皆
通言敗故乘丘疑戰之等皆言敗晉敗秦于穀匹馬倚
輪不反亦言敗也言敗者易與不易皆得包之故前此
無取師文今以宋鄭互喪其師近在五年內特變敗而
言取別爲一例其辭皆易辭其義以病鄭病宋相對故
唯哀篇兩見也戴氏節制之說失其本指而考之又
詳左傳昭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過武城武城人取邾
師此左氏言取師則固解經之誤耳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補曰書名者有罪亦所謂奔

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文烝案何氏

非也月者以邾最近魯故仍史文錄月也邾邾皆月皆

別於他

小國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補曰陽生雖正然篡也書曰蓋與小白同據左傳是弑也不書弑與

楚子卷同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傳例曰惡事不致公會夷狄伐齊之喪而致之何也莊六年公至自伐衛傳曰

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將宜從此之例補曰

伐時齊侯未卒注當言會夷狄伐鄰近大國又當引僖二十六年傳危之之例無取於見惡事之成月者爲下葬

葬齊悼公

補曰不去葬蓋從鄭厲公例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補曰言自齊者左氏定十四年傳云自鄭奔齊也史例不志故經無

文不言復歸者蓋雖歸不復其前日在國之位

薛伯夷卒

公羊作寅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補曰凡書救皆善也伯舉戰稱吳子故不言救今

文此但以書救為善者事各異也據左傳此救是延州

來季子主之交兵而退不書人不書大夫名例之常

也延州來季子杜預謂是季札蓋年九十餘孫毓謂是

札之子與孫也趙汭曰教晉教曹救陳春秋未世書救

三事可觀世變其始伯主不能自立而諸侯救之其繼

為中國而夷狄救諸夏矣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補曰據左傳伐我及清戰

戰非其風俗禮義正勝則國幾亡此仲尼之化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撰異曰轅公羊作袁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

敗績獲齊國書

與華元同義艾陵齊地補曰常例戰不言伐爲不欲以吳及齊故戰上復言伐

若但書戰則當言五月甲戌公會吳及齊於文不可也伐

雖從由內及之之常文終是以吳及齊於文不可也但

戰兩舉準諸例則爲惡吳而并惡內此役固可惡也但

雖伐戰兩舉若使山內及之猶當直言及齊國書戰無

由辟以吳及齊之文故沒公而以齊及吳既從以華及

夷以主及客之常例又無以外及內之嫌也戰所以可

沒公者內兵屬於吳舉則公在可知上書公會不嫌

戰無公何休杜預皆以爲魯與伐而不與戰非也趙汭

謂以齊主之從外辭葉西謂沒魯不書者窮於辭其說

皆得之若然伯舉吳爲蔡以而不言伐楚不致者會夷

者楚非齊比彼時又進吳稱子故不同耳不致者會夷

從以伐鄰國大惡也前年從僖二十六年之例再見自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補曰高閔曰春秋書丙外大夫出奔五

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出奔之多也○於是孔子以魯召

自衛反魯論語識曰自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古者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一里

今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言用者非所宜用補曰注

戎馬賦六甸杜預語也賈逵曰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

案賦與稅異賦者賦其馬牛賈杜所同也但杜意田為

出為一馬三牛又計田之所收更令出一馬三牛也賈意

得之杜以昭四年傳鄭子產作丘賦亦足矣似賈

凡此皆左傳之學也國語載孔子之言曰先王制土藉

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
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
無別已其歲收田一井不出粟禾乘芻語據異義周禮說
涉曰此與左傳自不同孔廣森解魯語據異義周禮說
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
乘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夫六斗以爲賦此田賦昔伯禽征
淮夷徐戎芻旅之歲亦一切取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
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
也公羊何休注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
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洪咨夔亦
曰禹貢厥賦厥田不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洪咨夔亦
既有諸賦復使出於田是禮九賦斂財非出於田魯
也此又於左傳國語之外其說可通者也古事無徵羣
言殺亂今姑並記之用田賦大惡甚於丘甲三軍故略
不錄月與稅畝同意左傳曰春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
王正月用田賦畝同意左傳曰春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
非正也得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爲官田十畝是爲私
之助夏謂之貢其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周謂之徹殷謂
而田財並賦言其賦民甚矣補日宣十五年傳云古者
什一藉而不稅此論賦彼當言不稅此不可言不賦也異其
文者彼論稅此論賦彼當言不稅此不可言不賦也異其

非正者明用田賦為什二也用者不宜用也此不言初
 者蓋亦不以為常令左氏七年十三年傳稱魯賦於吳
 八百乘此足明用田賦之故何休所謂哀公外慕疆吳
 空盡國儲○嘗謂魯於是時匱乏極矣而傳釋經義以
 什一為說左傳記孔子之言云以丘亦足又論語哀公
 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百姓足君孰與
 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為政民力屈財用竭則反其本營諸療病者先實
 元氣乃攻其病也左氏載續經十四年冬饑則論語所
 記蓋在
 其時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補曰昭公

女當時謂之孟子也論語陳司敗曰君取於吳為同姓
 謂之吳孟子賈逵曰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杜預曰謂
 之孟子若宋女孔廣森曰孟子者貴母姊妹之稱詩曰
 齊子由歸可證也文烝案禮雜記曰夫夫人之不命於天
 子自魯昭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故亦不書葬
 公始也昭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故亦不書葬
 種曰疏曰范據弋氏書葬也范例夫人薨者十卒者二
 而書葬者十文烝案傳以諱取同姓解不言夫人者謂

言夫人則當言某氏不得諱言孟子故不言夫人某氏
非謂有言夫人孟子之理也既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
得言薨此與弋氏異何休曰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
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案國語又
曰懼不殖也務和同也相者以他平他也左
傳孔子與弋適季氏季氏不統放經而拜左

公會吳于橐皋

橐皋某地補曰當云楚地左傳
公使子貢辭盟不致與縮同

秋公會衛侯宋瑗于鄭
衛某地補曰當云吳地左傳曰

瑗盟而卒辭吳盟不書三國盟者孔穎達曰魯自不書
仲尼亦從而書之耳文烝案不致者宋公不在從離
會例與洮向同○撰
異曰鄭公羊作運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補曰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
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

也文烝案宣十五年螽生傳稱非稅畝之災劉取彼意
也比三螽猶不饑至十四年冬續經書饑公羊解此曰
記異也左傳載夫子言司罔過也蓋魯
人所託○撰異曰公羊此亦一作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補曰岳取易辭也

以師而易取宋病矣補曰疏曰與上九年事正反嫌宋

之家鉉翁以爲先責宋今責鄭責在取師則兵端有不

論矣文烝案公羊曰其易柰何詐反也言詐未盡其義

言反得之天道好還出爾反爾與隱二年入向人極同

義也春秋後百有餘年而爲戰國君子蓋豫見焉故宋

鄭之特文與莒魯之變例相爲終始其戒明其劫遠也

天下大亂孔道不絕自獲麟之明年凡三百有一年而

有文景之盛則兵禍盡而儒道興矣

夏許男成卒補曰時卒亦惡之○撰異曰成左氏或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及者書尊及卑也黃池某地補

凡言會者皆外爲主今言公會晉侯則晉侯爲主矣會

無二尊故言及以卑吳文烝案疏說未盡凡公會諸國

晉侯下皆無及文豈會有二尊乎爲吳以夷狄進稱子

不可遂從列數之文與中國同例故加及文而注明其

爲書尊及卑也書尊及卑亦進於前之殊會矣黎錡曰

經書及皆內及外尊及卑中國及夷狄此亦中國及夷

也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進子遂吳夷狄之國也

祝髮文身祝髮文身者以辟蛟龍之害補曰左傳曰吳髮短又曰

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以辟災害孔穎達引漢

預以爲仲雍效吳俗權時制宜以辟蛟龍之害欲因魯之禮

應劭曰志越人水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欲因魯之禮

因晉之權補曰魯乘周禮晉爲伯吳欲冠必因之者疏

諸侯所而請冠端而襲襲衣冠端元端補曰疏曰吳俗

於首身服元端則衣冠上下共相掩襲文烝案冠者委

貌冠俞樾讀端字絕句而襲下屬以爲襲之言入也如

國語使晉襲於爾門小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藉謂貢

於藉錄以爲常職吳進矣美之申吳東方之大國也累

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累猶數也補吳

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言其臣也補曰又申美之自

乎哉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

侯以尊天王補曰子者四夷之本爵曲禮曰其在東夷

徐子吳子越子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楚子其大者也

又其次也左傳有驪戎男子國語亦謂之驪子越范蠡曰

吾先君周室之不戎子既言不成子則子為爵稱甚

明史記孔子世家曰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此傳云

辭尊稱居卑稱是吳於此會自稱本爵也國語晉董褐

對吳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韋昭以為周禮

伯執躬圭吳太伯據此似吳爵是伯非子但太伯之伯

吳當為字與仲雍季歷同不得為爵也國語董褐又言

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又似此會吳稱公

似皆未可據耳自王尊稱吳王夫差曰好冠來所補曰謂

得冠夫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冠不知

差光子

差等唯欲好冠補曰注非也謂之好冠是未能言此冠
名必請之是欲冠夫差慕中國故大之也五句又以足
上吳進之意戰國策謂夫差爲黃池之遇以會爲遇不
足據左傳曰秋七月辛丑盟陳傅良曰盟不書者吳晉
之盟春秋終諱之雖兩伯之辭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
又左傳會有單子陳氏曰不書不忍書也公羊解稱子
曰吳主會解先晉曰不與夷狄主中國解言及曰會兩
伯之辭重吳也又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何
休曰時吳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
乘滕薛俠穀而趨程端學曰晉主中國會盟百有餘年
自伯舉之戰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至此遂與吳會
而魯從之中國之衰蠻夷之強極矣程略本孫復說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補曰薛季宣曰吳子忘不共戴天之讐爭中國
諸侯於外而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

胡安國曰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
逆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

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
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

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
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其言豈欺也哉

春秋初書於越入吳於伯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於黃
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深切著明之義也黃仲
炎引魏李克對文侯吳所以以吳文而皆書越入於下文
也文烝案伯舉黃池皆有進吳文而皆書越入於下文
少事備辭約指明百代史家以是為楷○又案春秋於
楚先州之後乃人之後乃有君有大夫有師猶以夷狄
視之於吳皆國之最後乃有之於於越始終國之以三
國皆夷俗不可治以周禮雖有賢君大夫猶夷也觀於
國原之書不言孔子而孟子稱陳良北學於中國荀
子曰于越夷貉並言蓋終周之世南人隔絕華風焉
秋公至自會吳進稱子又會晉侯故致也補曰疏曰傳例
會晉侯文烝案注雖兼言之其意主於吳稱子也若吳
無進文雖晉侯在不致此致公明越入時吳子未歸矣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段玉裁曰二經亦當然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不書所孛之星而曰東方者
且方見孛衆星皆沒故補曰

此公羊杜預意也公羊曰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
休曰且者日方出時宿者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董仲
舒劉向以爲不言宿名者不加病也以辰乘日而出亂
氣蔽君明也王應麟曰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
見西方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文烝案王氏
不言其占而言其理最爲得之三字文谷不同又左氏
載績經明年冬有星孛不言所在杜預曰史失之也今
人或於荒外新法改九重之稱增四七之宿謂彗孛亦
可以術推實蕩且妄張衡能作器候地震而今不能則
術亦不精矣夫日食之道甚著聖人猶不憑術況其他
乎堯言洚水警余以災爲警卒致太平受嘉瑞斯聖人
之志事也大戴禮誥志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
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
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川谷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
不閃風降忌翼驚獸忌攫爪鳥忌距蜂螫

盜殺陳夏區夫

羊傳例曰微殺大夫謂之盜○撰異曰夏公
與庶相近檀弓注以夏屋爲門庶隸書廉作庶

十有二月螽

天災至比年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

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洪咨夔曰星
宇在衆星皆沒大明將升之旦未有烈於此時者也
於十三月之間爲害者
未有數於此時者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杜預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此制作之本旨又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斯不王之明文矣夫關雎之化
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
德者矣春秋之文廣大悉備義始於隱公道終於獲麟
補曰疏曰聖人受命則有鳳鳥河圖之瑞孔子言己無
瑞應道終不王歸於王德者謂由孔子有王德也文
案杜語見左傳序斯不王以下皆無之極瑞故以王德而失
於分別也麟者太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故以王德而失
之麟實爲孔子至傳下詳其說爾雅曰麟麋身牛尾
角何休曰一角而戴肉京房易傳曰石鴈身牛尾狼
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李光地曰石鴈身牛尾狼
止書時蓋欲始於春終於春陽此等姑存其說○撰異曰論
九終未濟上九終始皆麟而死引取之也經言獲也傳
衡引公羊說稱春秋曰西狩獲引取之也經言獲也傳
死麟案何注亦曰時得麟而死引取之也經言獲也傳
例曰諸獲者皆不與也補曰疏曰必使魯引取之者天
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補曰疏曰必使魯引取之者天

意若曰以夫子因魯史記而脩春秋故也文孫案注疏
言魯引而取之言不與魯皆非也麟瑞為夫子脩春秋
至非為魯至今言魯獲麟則是經之文辭引而歸之於
魯以為魯取之如言引其君以當道引而進之是也此
獲為引取之辭則非不與之辭其事既與他言獲者
異明其義亦不同也引取之者謙不敢當麟為已出乃
善則極君之惜正以與魯不得云不與也書稱鳳皇來
儀汲冢紀年言有麟此經如下傳所云不可言麟來不
可言有麟依左傳少皞摯立鳳鳥適至及論語鳳鳥不
至之文或當直言麟至為欲引諸魯而取之故不言至
而言獲獲者通生死之稱公羊家謂獲死麟相傳以為
折其前左足而死也注言麟自為孔子來疏言以夫子
脩春秋故此皆穀梁家舊說五經異義載石渠議奏尹
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諸穀梁家皆以為麟應孔子
至劉向說苑曰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
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豪毛之善
貶織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
至此天之知夫子也左氏諸家亦同此說異義載左氏
說以為麟生於火而游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
作春秋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麟來而為孔子
子瑞鄭眾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為孔子自衛反魯考
正禮樂脩春秋約以周禮三作文成致麟脩母致子之

禮記卷二十一

三

云麟也而
唐虞公羊
則云仁獸

應獨公羊諸家及諸識緯并何休說以爲獲麟而作春
秋春秋乃因麟作史記孔子世家杜預注並依用之而
孔穎達引孔衍公羊傳本云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
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
爲孔子之作春秋與何氏本絕異是亦與穀梁左氏諸
家同矣今以爲春秋與何氏本絕異是亦與穀梁左氏諸
河圖之屬實爲古聖嘉瑞傳言引諸魯而取之則明麟
不爲魯來不爲魯來則明爲孔子至穀梁之微言簡語
每多如此左傳曰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曰
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
是皆謂因孔子言乃知其爲麟故韓子曰麟爲聖人出
聖人者必知麟張洽深取之此不易之論也夫麟既爲
聖人出而適出於脩春秋三年之後遂以絕筆焉於是
七十之徒因以爲春秋文成所致自後學者相承用之
竊嘗推究而信其必不然未可任意多口**狩地不狩**
以相嘗議而亦不必如胡安國之說也**狩地不狩**
也且實狩當言冬不當言春補曰注當云實狩**非狩而**
也常書月以見非正又當言春補曰注當云實狩**非狩而**
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適猶如也之也非狩而言狩
也補曰大所如而言西狩言狩爲大大由於賈非狩非
狩由於言西言西從濟西河陽之例又足見大也公羊

曰執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左傳曰：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左氏直曰：西狩于大野，記事亦言狩。言獲順經言之耳。其不言來不外麟於

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蓋禮義之鄉，

聖賢之宅，執儀表於遐荒，道風扇於不朽。麟步郊不

為暫，有鷺鳳栖林，非為權來。雖時道喪，猶若不喪。雖麟

一降，猶若有恆。鸛鶴非魯之常禽，蜚域非祥瑞之嘉蟲。

故經書其有以非常有此所以取貴于中國。春秋之意

義也。補曰：左氏賈穎注曰：書稱鳳皇來儀，今麟不言來

非外麟也。穎本於賈穎兼通五家穀梁說，故據以為注。

又引虞書文明，春秋之辭不同。他經也。此中國不專指

魯公羊謂鸛鶴非中國之禽，麟非中國之獸。孔廣森並

以中國為國中，彼是此非也。夫不外者，實外也不使不

恆者，實不恆也。在中國之外而不恆，故公羊謂之記異。

要是以極遠之物而為中國之瑞也。大氏麒麟鳳皇皇龍

圖龜書於物為靈於聖人為瑞是故麟鳳之德也。靈也。

為聖人至則瑞矣。圖書之神也。靈也。為聖人出則瑞矣。

麟鳳生而在遠，猶圖書成而未出，不可以言瑞。言瑞必

自聖人而聖人必在中國。中國者，五政之所加，七賦之

所養，以夏別裔以華殊夷。自天下之生，未之有，致也。是

費大家以
百載一體
之義說左
傳三樂李
士洪引十
變爲化之
句神佛亦
五道是亦
有理

故春秋貴焉。○王通中說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案此說與文成致麟之義足相發明。夫春秋之世，天道之變也。春秋之書，人道之至也。書成而麟至，則明天道變中有常，而天人之意合也。魯隱讓國而被弑，無後桓弑之，而位定。文姜弑夫淫，兄而令終。且子孫世國，季氏以盛，紀侯得民而滅楚，商臣弑父而強，衛宣姜以淫，長世宋共姬以貞，燔死此皆衰周運數適丁極變。而然夫子無位，顏子短命，亦由是也。春秋撥亂世，反諸正，以仁施人，以義治我，以智辯理，以禮正名，皆所以立人道而卒之。精和聖制，遂致麟祥，與包犧之河圖舜文之鳳鳥，如出一軌。隱然有垂法百世之象，謂非天道可乎？南宮适問羿，慕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而夫子不答。朱子以爲即罕言命之意，竊謂胡安國引孟子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天人感應大略固如此矣。

哀補注二十四 終

大二千零七十一字
小萬五千七百六十八字
附注原卷六字

律句四十韻

紀世當秦孝談文妙柳州其評為峻厲柳集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答韋

中立論於傳最殊尤若究精微蘊還須反覆求柳集答元

師道書於傳最殊尤若究精微蘊還須反覆求柳集答元

秋書云反覆甚喜善經經獨合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南

謂陸伯冲書也善經經獨合宋鄭綺有穀梁合經論

辯理理何幽法言云說理者莫辯乎春聖代風蒸蔚愚

儒志紹搜字難徵七錄阮孝緒七錄云穀梁子名傲字元

記其道未喪千秋體正辭逾切正所謂善於經最文清旨

自稠荀崧謂穀梁文清義孟荀符梗概孟子同荀則桓

鄭證源流觀桓譚新論鄭君釋廢乘記奔陳克史通引汲

春秋書鄭棄其師晉乘文也明論箴仕衛由論語正名章

魯史舊文亦然可與傳相證論箴仕衛由論語正名章

石傳

內儲韓子述

韓非子內儲說上載夫子

新語陸生修

事句

一

陸賈為漢儒開先新語中兩引傳文又說宋襄晉
厲及賴谷事並台傳義又論衡引其說性道語 歷歷都

相印孜孜不暫休專精終日夜一覲甘涂陬夙昔粗闕豹

蒐羅積汗牛楊烏初受指子年九歲十歲受春秋三高鳳

慣埋頭東晉遺箋注西京舊校讐議宗甘露代漢甘露元

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

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許

廣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中郎王亥各五

人議三十餘事蕭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

名誌皓星儔江公弟子榮梅福陳謨碩梅明穀梁春秋上

後劉蕡對策優策多旁推何杜冠近莫澤沔沔百籍皆封

菲羣疑幾盾矛直從明越宋上溯夏偕游或者譏膚淺元晉

帝太興初詔語宋大明茲焉定豫猶墨原輪可發鄭君發

二年何假議郊猶述之茲焉定豫猶墨原輪可發公羊墨

守歆實向之羞欲治左氏數以難向五例三科競說左

氏有三體五例何休著公羊文謚例有單詞隻義紬真傳

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江公遞傳榮竊比崧扶

歸魯國魯學先路導瑕丘廣蔡千秋尹更始等竊比崧扶

墜荀崧請立公羊穀梁博非同兆釋仇為警敵著春秋調

人七萬餘言憑將孤詣苦息彼衆人咻口誦期詳熱心通

又兼解三傳異矯揉章分兼句解隱索又深鉤幡布時拭紙醪疊疊

投殺青功甫竟明白語無廋勿使瑕藏璧徐看粹集裘意

言書畢貫摘駁弼全收吳程兼有周易摘曲說芟燕郢俄

空歎夾鄒浦陽懷渺渺宋浦江鄭綺著穀梁合經論三萬

中見一鈔本未溧水悵悠悠溧水王芝藻者順治甲午舉

之買深悔之四庫附存日後來說穀梁周禘殘編檢閏二

者則有如鎮江柳氏等書予俱未得見周禘殘編檢閏二

謂禘禘通於諸侯文二年注謂禘大祖不及親廟主皆唐

郊贈簡訓

隱九年注大唐郊祀錄太平御覽引傳云云今

部韻會以上

多聞終有愧絕學庶長留老大無生計窮愁

甚拙謀惟勤思問辨曷閒疾貧憂信矣公羊俗本序誠哉左

氏浮

韓集進學解

未應嫌黨護

柳集陸文通先生墓表云黨枯竹護朽骨謂說三傳諸家也

是用作歌謳

同治癸亥三月初彙庚午臘月改定將使同志之士知予

爲此書之難也加注附末以當後序嘉善鍾文烝伯燮甫

翼日又以前詩未盡之意率成二首

萬派千枝異茲編自日星墨朱塗乙徧兵火苦辛經取

善宏高密

鄭君兼取三家無專注

傳疑慎考亭

朱子於春秋未爲書兩賢不

可作誰踞甃觚聽

詰傳焉知傳河汾漫品題三家須主一魯學實先齊驗

決章條備精詳歲月稽

參驗稽決擇精語詳子書要處

謂超文字相亦

妄聽之奚

門人沈善登讀子書輒謂合於妙有空無之旨語殊駭俗而會意深矣

後二年正副本俱成予妻言曰書未殿以韻語法言漢

書說文自序例也竊亦爲四言體仿金石錄後序之意

二十八年積此篇帙二百卅部

四庫春秋類著錄及附存目二百三十三部

遜此詳密君子用心終始若一病起促書宵興呵筆惟

我能知非我弗悉我學幼昭

陳傅良妻張令人葉適銘墓謂與夫同志

與粥

吳康齋集言與妻皆夢見孔子

志歟夢歟亦勿深詰惟記艱勤以

俟來日秀水沈印齡瑑華附記時壬申三月旣望也

後序各詩

終

卷四

三

大六百七十九字
小八百七十一字
肩注無

通計大肆萬伍仟零拾玖字

又首末壹萬貳仟伍拾叁字

小叁拾伍萬壹仟肆佰玖拾叁字

又首末肆仟捌佰字

眉端附注玖佰叁拾貳字

又加書後以下肆仟貳佰肆拾玖字

都凡肆拾壹萬玖仟零肆拾陸字

書後

六經惟春秋爲聖人手筆而穀梁子獨得真傳先生自序及論經論傳兩篇言之詳矣道光己酉善登年二十始受業於先生之門每見未嘗不言穀梁然亦未嘗得讀藁草越九年咸豐丁巳始授以隱公經傳補注一卷曰是未敢自信以子請之勤可先覩吾書大略耳旣更亂離違函丈者三閱寒暑同治癸亥夏復得侍於滬濱客舍曰吾書首尾略具矣曩子所見十不存六七吾益以知此事之難也又曰傳稱梁鄭正其名石鴟盡其辭豈惟是一經之通體抑凡學者所當究心焉吾猶未敢自信也他日又錄示莊元年傳補注論性累千言曰吾自問於體驗功少子好深

思其爲我熟復之小子有所請未敢竟越二年又錄示今所定本曰曩者子言實起予今以孟子爲主而通諸論語殆不背於相近之指矣吾於昭十九年傳論爲學之序亦以內則爲主而通諸論語皆用意之最深者也子其識之自是每見必言論語與本傳印證處或指授藁本若干條使讀讀或反覆不能下必曰得毋猶有疑義否蓋先生於此見愈實而心愈虛歷二十餘年未嘗厭倦如此也戊辰冬始手自寫定越四年潔本成復塗乙數十事既又命工錄副又數數塗乙之乃舉全書二十四卷畀讀賜書曰吾此中甘苦舍子殆無可告語者今將授梓問世矣其不可以無言則又錄示所致德清俞編修樾書略謂穀梁家學

已微甚私竊愍歎專力成書會萃見聞折衷一是於范注
載其全於楊疏擷其要而一一指其違謬於墜文佚注則
從他籍弋獲於二傳國語管晏史記則舉其可相補備者
辯其大相乖刺者於羣經及唐以前諸古書苟相出入必
備援證於董何賈服韋杜諸說及徐孔二疏與夫啖趙以
來百餘春秋家并諸雜著一字可用亦必摘采有數說同
者則舉其最先有己說爲昔人所已道者則改從昔人大
氏風氣日開聰明亦日啟至近儒講制度訓詁更有突過
前賢者要無取乎過鑿過巧此皆二十餘年來實事求是
之意而究不知其真是與否也小子荒經不學於穀梁傳
尤無所窺測先生不謂其不肖使得掛名簡末又從而教

督之如此其何敢辭竊嘗聞先生稱莊生之言矣曰春秋以道名分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夫道名分者卽正名之謂也議而不辯者卽盡辭之謂也蓋萬物載名而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皆名也名生於真春秋則因任以紀其真紀其真而意有餘焉春秋則又委曲以表其意其真其意名所由載也而紀之表之則辭也故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猶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也凡傳議經之所紀所表增多於經者二萬五千餘言宜若辯矣補注議傳之所議增多於傳者三十六萬九千餘言抑尤辯矣要於無所苟一也是故名有專有通曰義理曰訓詁曰功用專名也羣經所同也而統貫以異同詳略先

後離合婉直微著諸書法其密極於名字日月之間則通
名也春秋所獨也皆不可以不辯也小子乃今卒讀先生
此書乃今敢舉此書之辜較爲讀者告焉有如道恆言也
先生辯之曰天人之際可言可行之名則義理備而訓詁
在其中矣推此類於全書則有若性命之原死生之說天
人虛實之應仁義人我之施王霸勤怠之所以分夷夏內
外之所以辨伊管之所以異術儒墨之所以殊塗凡古今
講學家所謂反之於心而胥同推之於事而無不曲當者
皆爲之根據雅故別白其淺深而未嘗有鑿空過高之蔽
又如君子常稱也先生辯之曰伊尹所謂君國子民孔子
所謂人之成名則訓詁明而義理亦在其中矣推此類於

全書凡古今考據家所持論斷斷者若立君若世卿若田制軍制廟制宮寢之制冕弁之制喪葬耐練之制祖禰昭穆之制其小者若形聲假借近似傳譌以至一名一物一助字之用亦莫不貫穿羣籍擇精而語詳而其諸家聚訟之展轉不可通者若禘若祫若日食若五等封地六國年數之類則又爲之備論同異聞疑載疑不敢顯己是非巧求其必合又慎之至也蓋先生初治鄭氏三禮於小學諸書亦徧歷其堂奧繼乃由博反約一宗朱子之學歸宿於此書故能義理訓詁本末一貫不少偏倚而功用出焉功用者其審端在正名其致力在盡辭而其大效則極於可正可變可經可權可以別等衰可以識時勢可以裁成庶

政可以平治四民是何也是經世之要務不外乎三者而一於書法之異同詳略先後離合婉直微著求之則是非之斷無弗平而真似之界無或亂也是春秋所以爲聖筆穀梁所以爲真傳而先生此書所以爲二千年來諸家之師匠也抑又思之名者以口自命人治之大者也春秋所治莫非朝聘會盟喪祭嫁娶軍旅賦役之大經大法而其所以命則至嫌至悉卽所以稱其人者與所以記其時月日者亦井然布列於章句而不可紊非故爲是怪異曲折也今人述身事證舊聞或日決之月決之於其所愛敬所賤惡或官稱之字稱之否則名稱之彼其緩急抑揚之間豈有成例而肖中以出聽者不煩春秋書法猶是已魯之典

策本於周禮周之禮無所不備將使後人各因其心口所
同觸類參稽以爲勸戒固未有平易明顯之過於是者而
積之既久聚之益多則物情之變又各自有其差次分劑
雜然其不齊等而上之則仁不勝道之說也等而下之則
亂極思治雖一節之可取亦以爲彼善於此而不忍沒焉
蓋美惡始於相形而成於各足權以權輕重而輕重實生
權度以度長短而長短實生度聖人之於春秋亦因其本
有之差次分劑與爲權度焉已耳是故王在辭端必加天
而文五年則無天矣晉文公一年七見其六皆爵之而其
一則人之矣猶是尹氏也隱篇氏之成篇子之昭篇則又
氏之矣猶是高俛也莊篇名之閔篇則子之矣猶是殺大

夫也於宋則不名不氏不目其人矣猶是序王人也於救衛則人之字之且月之矣猶是會盟也十一公之會皆不月而桓則獨月矣公與外諸侯盟皆日於齊桓獨不日而葵丘則又日矣如此之類隨舉卽是使魯史之所記本若是其錯出不倫也聖人何難整齊之使本整齊聖人又豈無故而紛更之也讀者狃於後世史法但欲以據事直書之說推測乎聖心無怪乎愈解而愈惑已且孔子之作春秋非爲史也不獨心異其事亦不同何則史官載筆不出一手編年繫事此不及待彼後不必顧前廣記備言取足傳信斯善已至孔子託以見志則策書所載事實與其一時禮俗教治之得失朝廷宮闈之臧否往來赴告之聯合

固已本末具存而其舊制之類若畫一者又足因之以爲
損益苟適於義無爲仍用其文故董生言春秋論十二世
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
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此之謂也今更觀其舉
舉大者如正隱治桓美齊桓俱晉文之屬數十百條一經
之綱要也有所謂內外一疑之上一見之者霸之興周
之衰一焉而義足也有具一人之始終繁而不殺者文姜
之惡共姬之賢不詳則不著也亦有孤文細事無關宏指
又前後無所屬比而特存史文者介人侵蕭之屬是也蓋
聖心猶天初無方體因物付物莫非化工論語弟子好學
之對君詳而臣略聞斯行諸之告進求而退由於言且然

況在文字不然後世綱目之作先具條例可受可傳而謂
文學高第游夏之徒顧不能贊一辭改一字豈通論哉然
則何以知穀梁之必合聖心也曰三傳皆出周秦之交皆
有所受皆託於孔子然左公羊之述聖言何寥寥也傳則
明稱子曰與其顯白目言者無慮十許事此一證也左公
羊所言趙盾泄冶伯于陽三事其意象不似聖人傳則多
爲蒼述語不獨取郤大鼎用致夫人諸文灼然訓釋當經
也此又一證也抑梁鄭石鵠兩傳尤有明徵矣曰我無加
損焉曰故月之故日之聖人豈發凡起例自申其說哉亦
應問之辭爾史稱七十子之徒口受義指蓋卽此類而左
公羊皆無之是以知其可信也且春秋萬六千字其指數

千西河卒業共撰微言固必有質疑問難之事此兩條尤爲千八百事筆削之宗本故告語特詳用祛未寤而其餘采善鉏醜諸例與夫漢儒所稱因行事而加王心者則屈伸之志文皆應之舉一反三本無通義史乃謂其有所諱避不可以書見又何誣也小子曩讀舊注嘗請仿杜氏釋例意刺取楊疏以補范氏略例之闕先生不可曰經圓而例方難可具釋要在隨事觀理得其會通如昔人之訓論語爲倫次倫理爲經綸今古爲輪環不窮妙達此旨始爲善讀他日又謂近時張氏屬辭辨例編門目過碎義類太煩轉恐與聖心不相似然則古學三體五例之設今學三科九旨之分其必不免於鑿柄不入也亦較然明矣是故

學者欲求聖人之心必於春秋欲通春秋必於穀梁而欲通穀梁又必於先生此書信如先生之盡心平心而不自絕於希通也當必深躋乎斯言夫著書之難與讀書者所得之深淺誠不可誣也以鄭君之括囊大典而魏儒猶巧詆之以朱子析理之精審而或信或疑至今不能無異說天下之爲鄭學朱學者多矣又未嘗不區分時代矜守其一塗而自知言者觀之固昭然猶白黑也今小子於先生此書穴知孔見鑽仰無成誠不能道萬分一顧竊以爲異同之見賢者不免而治教方興瓌望碩儒亦不絕於天壤意必有合鄭朱爲一人者出而尊信表章之使吾道不孤絕學有繼則豈惟小子之私言哉聖經廢興上關

天運先儒卓論蓋不我欺也小子敢再拜稽首綴言以俟
同治十一年壬申夏六月門人桐鄉沈善登謹書

再書後

是書既脩定一時賢士大夫知與不知相勸助剞劂越三
年遂付手民於是先生謂諸君子嘉惠之意甚盛不可忘
則於卷尾備書之用漢碑陰記出錢例也客或私於善登
曰若是其不類於釋子之募刻諸經乎而可乎曰是固紀
實也奚而不可且先生以身世之多故而穀梁家學之垂
絕復興也難故謹而志之亦春秋所謂變之正也奚而不
可客笑曰有是哉人謂子好佛氏書癖固有至是者乎曰
然然則子今殆進矣乃好春秋曰否始吾於佛氏書三人

三出讀先生此書而後乃今不復出子謂吾進焉否也且子獨未聞洪氏慶善之說乎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治曆者卽周天之數以爲度是說也其於三乘權實之旨亦猶二五之於十也吾爲子言之子行復大笑之夫行事之迹其可見者也而周天之數不可見所可見者七曜列星之懸象而已其寓焉者也然且推步家舍是無以布其算則從而經之緯之平之穹之俄而得其窳縮侈斂焉則又制爲里差歲差諸密率以求之蓋始亦雜候氣朔取足順時序列人事而已而機數旣極還達本原恢恢大圓亦幾一引鑿而如在戶牖然則其寓焉者其卽真焉者邪其諸佛氏所謂顯密不二者物固

莫不有然者邪以事迹求春秋何以異於是夫春秋者載道之文盡性之書而傳心之要典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以爲心與性道之無在無不在而不可以察察言也則生乎春秋而言春秋焉可目接乎魯史而言魯史焉可也是故始元終麟之千八百事猶懸象也寓也是其是非其非固其是其非之相形而愈出則賅而存焉亦寓也雖然有辯焉亦旣身際乎其時而愀然不獲已於言矣而又謂此是是非非之相形愈出者均之未槩乎所欲言之歟是卽與於惑之甚者也寓云乎哉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之謂也子休矣吾所窺納於先生此書者若此則未知吾果進也否矣客旣退以

質於先生先生曰善哉喻乎弗亦已察察言之乎盍并次斯語以眎後賢吾爲子分謗焉遂書諸記出錢之右甲戌冬十月庚午朔善登又書

記出錢

大夫君子凡以庶士贈資刊書此風古矣漢碑所陳出錢某人今我記之數踰千緡每者每者次第列寫銀兩銀餅百而下

江蘇按察使永康應寶時敏齋

廣西巡撫六安涂宗瀛朗軒

四川按察使歸安沈秉成仲復

蘇松海道南海馮峻光竹孺

縉雲縣學訓導烏程朱丙瑩蘭第

候選中書科中書烏程龐雲鎔芸臯

候選郎中烏程周昌熾味六

江蘇升用知縣候補府經歷嘉興金涵蘊青

四品卿銜內閣中書南陵何慎脩子永

前臺灣道沅陵吳大廷桐雲

江蘇候補直隸州知州監利李慶雲景卿

太倉直隸州知州歸安吳承潞廣安

江蘇候補知府秀水錢卿銖伯聲

江蘇候補知府嘉善錢寶傳君硯

江蘇試用府同知桐鄉沈寶樾茂庭

浙江試用知縣上海潘承湛露園

直隸候補知府門人秀水趙銘桐孫

門人南匯于鬯醴尊

門人烏程鄭興森念枝

門人秀水張王熙欣木

門人上虞經元智鳳君

光緒二年丙子閏五月雕成門人姪壻上海李邦黻覆校

吳中甫勾工

謝澗脚寫字